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三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皇清文穎卷三

論

屯田論

果毅親王允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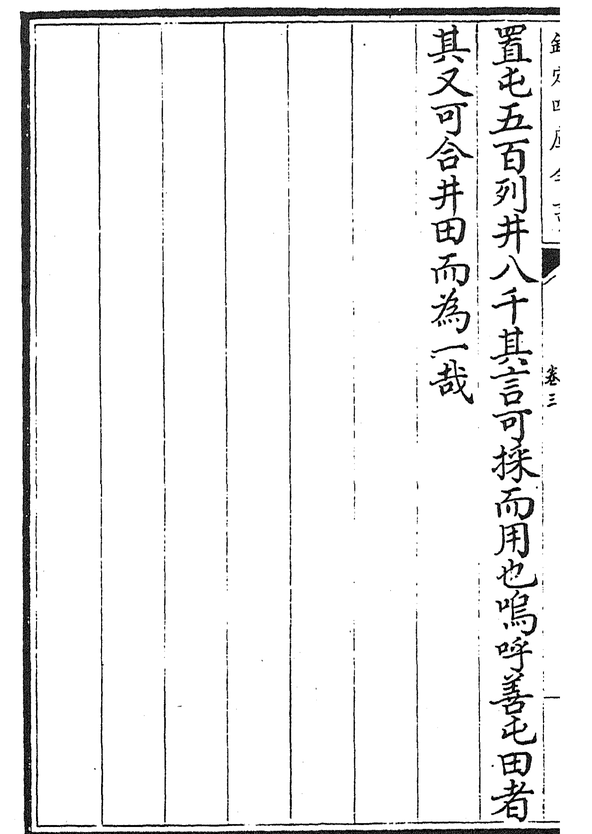
寓兵於農者井田是也寓農於兵者屯田是也井田為萬世不易之法屯田為一時權宜之計遂可相提並論乎曰兵莫難於糧食師出於井則人自致其糧故三代以上見諸經傳者止有用兵之法而無籌餉之策非無

策也其規畫已定於畫井分疆之始車甲馬牛一切皆取之裕如師行而糧自從之井田廢而兵與農分召募之衆居則仰食於縣官出則懸命於飛輓師可一呼而集糧難一宿而至此千里餽糧孫武子之所以為難又况用之萬里窮邊無人之境不毛之地哉嗚呼雖有壯士不能自齎十日之糧三代以上幸而無玉門龍沙之役假使有之即井田猶存不貲之費難刻之期兵亦不能自辦而自運也自有屯田化兵為農之法而後師可

無饑糧可無餽國無匱乏之憂民無騷擾之患實與井田相為表裏而且可以濟井田之窮屯田之法試於鄭吉之渠犂成於趙充國之湟中而實始於桑弘羊屯輪臺以威西國之一言弘羊雖心計小人其法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自漢以來屯田之說未之或廢有募民以屯者有弛刑徒以屯者而莫妙於即兵以為屯免罪人而屯之罪人不必皆農民其盡力與否又不可得而知募民以屯亦非游惰無籍之人不肯應募逃亡侵蝕為

弊不一而又設官以統之設卒以護之竊恐所入不償所出而或謂懸爵以鼓舞富民可不招自来而又恐富民轉近邊之粟以冒官爵主之者因緣為市而不實督其耕小有水旱近邊之地米穀騰貴無益於兵而先有損於民也惟即兵以為屯則將校即統官比伍即護卒也一饑一飽生死係之欲不盡力於農不可得也而且勞其筋骨賢於投石超距也朝耕暮鋤外不假於私鬭內不暇於思家念遠也趙充國所謂留屯十二便者豈

欺我哉若夫人出田馬就草馬軍可以為游兵亦可以為斥堠此皆可以推充國之意而行之無弊者也抑井田之所以不可復者謂民之占業已久不可奪民田而更張之且丘墓室廬難於遷改耳塞外空閒之地彌望數千里晝井分疆可為我所欲為而畎澮溝洫既備畜洩又限戎馬尤一舉兩得者也宋臣柴成務嘗言之矣其言以地方四里置一屯一屯之田開十六井方四十里置屯一百區南北四十里之間東西展二百里可以



置屯五百列井八千其言可採而用也嗚呼善屯田者其又可合井田而為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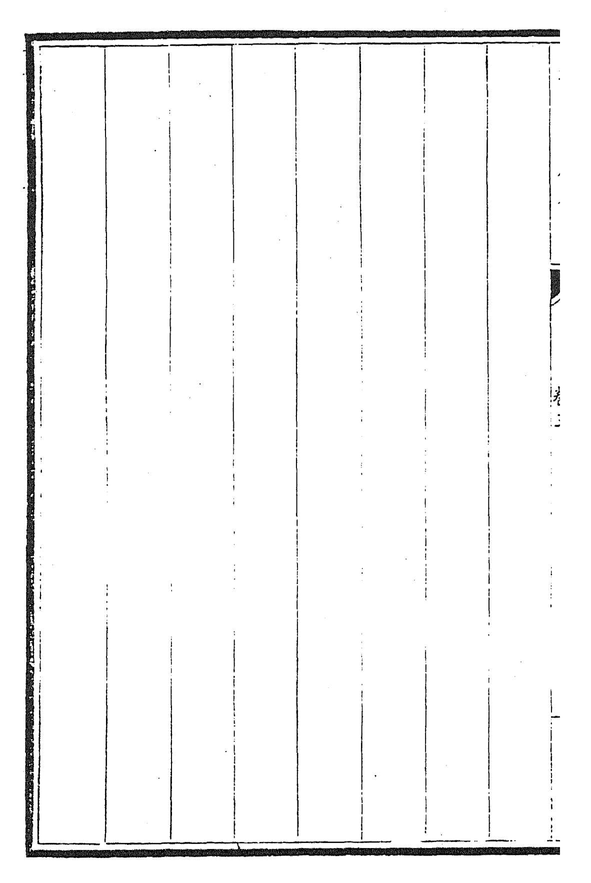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論

果毅親王允禮

周官司寇斷獄弊訟以辭聽以色聽以氣聽以耳聽以目聽其有疑獄則又訊之羣臣訊之羣吏訊之萬民益大懼情之難得也惟懼其難得故得之者或有喜心焉是君子之所宜內恕而自反也蓋所由麗於法者情也而所以至於此者則更有其情焉先王之以善養民也使農夫寬然於井牧之中省耕薄斂春秋補助無仰事

俯育之憂士聚於學商賈懷其資而又有士田賈田以殖其本工食於官而與民易事其廹於不得已而為奸為盜者鮮矣教士以學農工商賈教之於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所掌社禜酺蜡飲射讀法政役喪紀之中而又有鄉八刑之法以清其源有簡不帥教者聚教罷民之法以遏其流使稍有惡萌即無所容其身管子所稱閑其塗使無由接於淫非之地者此也尚安有不知而誤陷者乎夫三代盛時所以養人於善而閑其邪者若此

其備其麗於法則亦怙終不悛之渫惡民耳而獄辭之成猶命三公六卿公聽之其致刑王猶不舉蓋體天地好生之心而無所不用其哀矜者至於此極也而况曽子之時政衰而民散久矣生不聞禮教而重困於飢寒大率多蔽於不知廹於不得已耳其情不重可憫哉而尚忍以得情自為功哉雖然此特為孟氏之士師言之耳設君大夫而有問焉則必以先王之道所以養民於善而閑其邪以馴致於無刑者告矣



子產論

果毅親王允禮

春秋之世成周之政教猶未盡泯二百四十年之人材皆周公所陶鑄也故當是時賢人君子處心制事執禮陳辭皆有官禮之遺意焉管仲與子產又其傑出者矣管仲治兵用周官之重固而變為簡易子產治國用周官之詳密而加以辨察其道皆主於嚴明然子產之所為極難而規摸尤近正其於管仲蓋有過之無不及焉管仲用齊廣土衆民晉楚雖漸盛而各守偏隅魯衛宋

鄭陳蔡曹滕皆非齊匹也故節制之師方行天下而莫之能遏鄭則傾側於晉楚之間凡數世矣以自保其民社且惴惴焉若不能終日敢有四方之志哉齊桓公志大而識明委國於仲一聽其所為舊如鮑叔重如高國皆俯首而聽命焉而鄭簡公非桓匹也子皮而外駟良帶楚皆有爭心其民亦若蟄﨧而習於慆淫誣上行私不可曲止使他人處此迴翔無主搶攘衡決而國非其國矣自子產出事大國則守信而折之以禮制强家則

審幾而斷之以果靖國人則執法而濟之以威視管仲之嚴明則又過焉然丘賦之作非此不足以禦晉楚也刑書之鑄非此不足以輯萑苻之盜也故其自稱曰僑不材無以及子孫吾以救世而已觀其入陳有禮不極逞其夙怨則滅譚戍遂降鄣遷陽之事或不忍為也以晉之強而不能屈則召陵之役必將伸大義以折屈完必不甘陰受其侮而隱忍以就盟也故曰子產所為極難而規模則較正焉若與管仲計功而論效則蔽於迹

而未得其情矣抑於此見聖賢之論人也必探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而獨見於衆人之表子産之用心雖叔向不知而孔子以為恵人葢火烈難犯即周公刑亂國用重典之義也諸葛亮治蜀其規模於子産為近而氣象則深遠焉然終其身矻矻於兵師刑政之間而先儒以為禮樂可興其諸有得於孔子之論子産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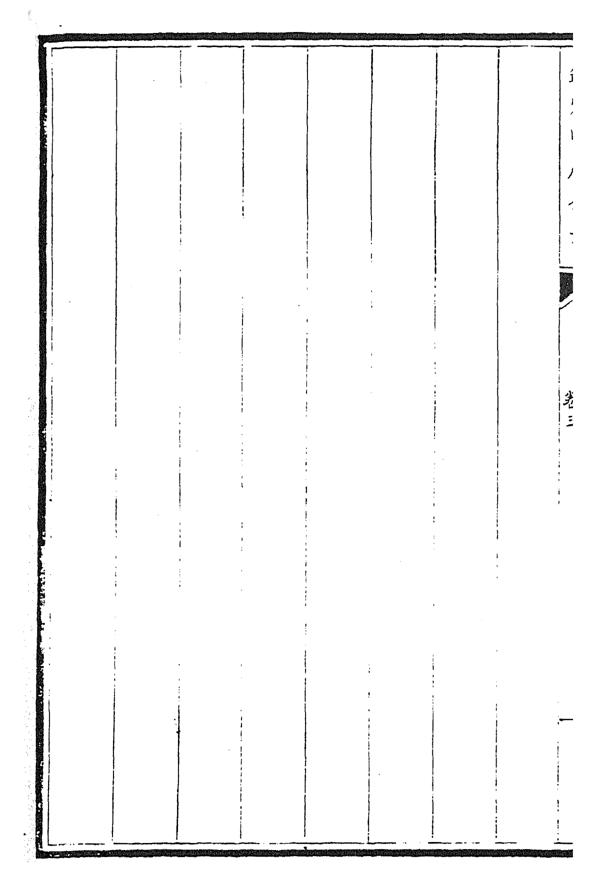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論

果毅親王允禮

漢太史贊老氏著書辭稱微妙難識今讀其書因應變化莫得其端倪而蘊義廣深覽者可各自得焉其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蓋其知雄守雌之學見於兵法者然也雖然亦視其用之者何如耳淺之乎言不武則韓信之屈於屠中少年是也若項羽氣蓋萬夫威懾天下而高祖避其鋒分其勢擣其虛乘其怠卒斃之如

孤豚武莫大焉然能以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善藏其用於不武也淺之乎言不怒則曹操臨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是也以視魏相之所謂忿兵者固有間矣然等而上之如光武之開誠於隴蜀文帝之禮先於尉佗則其規模又巍乎其閎遠矣然若是者不武不怒耳未見其所謂善戰也而以為善戰何哉盖兵凶器戰危事雖以義舉亦不能不戕賊無罪以干天地之和若能不戰而屈人之師和衆安民以制其敝雖遲遲之數年遲遲之數

十年以有成功其誰曰非善戰者哉抑觀孫吳論兵隱情以俟時匿形以觀變與老氏之指為近然其處心積慮則加險戾焉故雖取效一時終不足以定人國而其身且不免於刑禍以是言之則老氏之術較諸家為深遠然以聖人之道觀之則皆小智自私一曲之說也成湯之武如火烈烈而莫敢遏文王之怒是伐是肆是絕是忽而天下歸仁焉是皆與時偕行以協天地之性而與民同患又惡用是區區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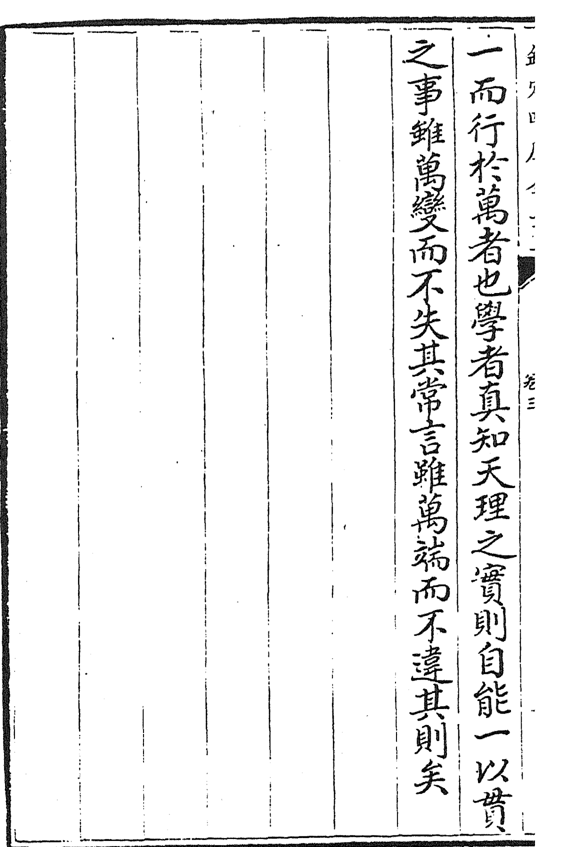
一貫萬分論

果毅親王允禮

孔子曰天下之達道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以一為誠子思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朱子亦以為誠所以謂一為誠者一則以天道人道皆以誠言而知之也一則以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知之也周子曰一實萬分乃以證明太極圖說所謂一實者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所謂萬分者萬物各具一太極也其說正與孔子子思相發明蓋號物之數有萬皆天地之所

生也其所由以生者皆一理之實所分具也其所以生者皆一氣之實所分行也自萬物中之一類而言其數亦累萬以放於無窮所由以生者皆此理也所以生者皆此氣也就一物而言其附麗萌生者亦累萬以放於無窮如動物之毛髮植物之華葉是也毛髮之附麗皆血脈所周流華葉之附麗皆滋液所津潤其萌生蕃衍於無窮者亦然其在於人則以一心而具萬理應萬事也不待言矣然必一實而後萬可分茍不得夫天理之

實則無由會於一其發於心者必或出或入於彼於此而不可常施於事者必或順或悖或偏或過而無所準人之於言也亦然古之聖賢異人異世而更相表裏互為發明如出一人之說以一本乎天理之實耳異學之支離百家之紛放則通乎此而窒於彼明於一而蔽於十一人之書自相牴牾一時之語猶如矛盾此亦如血氣不充而毛髮為之變滋液不注而華葉為之枯也是故孔子子思之言道皆主於誠誠者太極之無妄主於



一而行於萬者也學者真知天理之實則自能一以貫之事雖萬變而不失其常言雖萬端而不違其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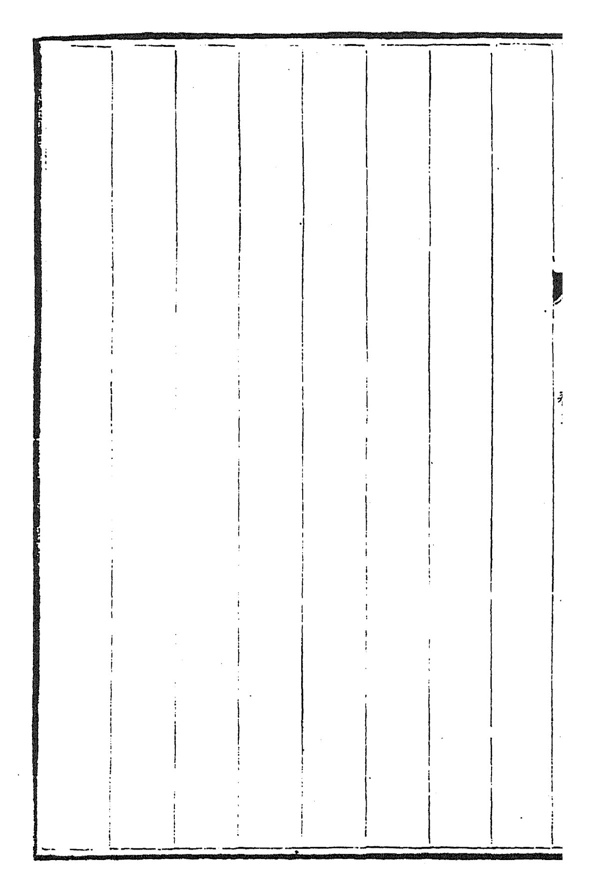
孫吳論

果毅親王允禮

雖聖人不能廢兵而口不言兵者誠有所不忍也自周室東遷王化不行諸侯力爭而善戰之士始各著為書以亂天下故凡兵家者流皆天下之忍人也春秋以來談兵者凡數百家而孫武子十三篇吳起兵法為最然其言愈精而其心愈忍矣孫子小試勒兵斬闔廬之二姬吳起母死不歸殺妻求將嗚呼是可忍孰不可忍哉以天下至忍之人言天下至忍之事宜其書必不可以

傳世行逺而經秦火而不燬後世且尊之以為經此何說也葢君子不以人廢言兵猶刑也言兵之書猶律也君子而不用刑則已君子而用刑舍蕭何之律奚從乎故就兵言兵則孫吳其善者也而孫子尤善之善者也然君子雖有時而用律而終不滿於蕭何葢與伯夷降典臯陶刑期於無刑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孔子曰我祭則受福戰則克孔子豈嘗用孫吳之法哉而可以操必勝之權其必有道矣孟子謂孝弟忠信之民可使制梃

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則孫吳之書雖毀棄之可也故吾於吳子之書唯取其對武侯在德不在險之一言孫子十三篇唯節取其卒章非聖知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二語



春秋論

果毅親王允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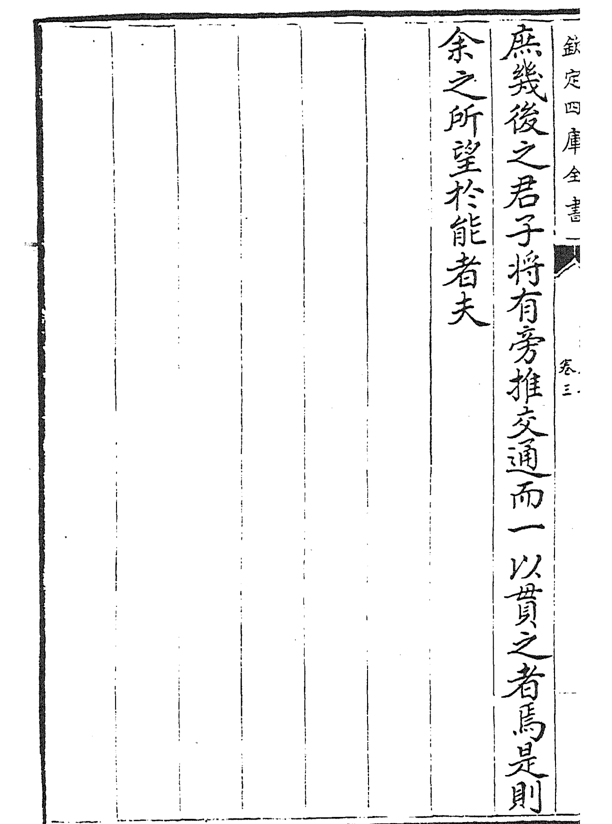
五經之最難治者莫如春秋易道深微然程朱二子已闡其門徑學者可循塗而入焉詩書或朱子所手訂或口受其傳指戴記辭意顯然惟春秋則二子嘗深探力索自謂難通而廢然返是以後之學者雖知舊說之未安而終惘惘然無所入也自周以後明於春秋者莫如漢之董子唐之韓子時有微言直探原本微二子則筆削之義不可通者殆牛馬惜乎其未有成書故明者或

能由是而開通焉而昧者終茫然不知其所謂也自趙氏啖氏陸氏孫氏劉氏二胡氏之書出條分縷析辨三傳之糾拏依義理為標準南宋及元學者皆師承而紬繹焉其於王綱廢絶之始終五伯心迹之同異亂賊公行之積漸是非褒貶顯然可見者大體亦庶幾不失矣而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則鮮能開其窔奥犁然有當於人心所以然者春秋之教比事屬詞諸儒之說各就一事而觀之非不可通而以同類之事參觀則其義皆

乂牙而相抵故自明以来學者多宗韓子及歐陽氏之說以謂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晦者十五六欲盡置三傳獨抱遺經以叩其義意而升堂入奥者亦終無聞焉余少好左氏傳及長常怪程朱二子何以有志於是經而業不終乃徧陳傳說窮思畢精數易寒暑而心困於所欲知力屈於所未達然後嘆二子之望道切而自知明焉用是復取二子之說而究切之始恍然若有所入也程子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

異則義必異焉朱子曰此經簡奥立說雖易而貫通則難嗟乎是乃記所稱屬辭比事之本指也乃取經所書之事各為一類而按其詞之同異循是以求三傳及諸儒之說而牴牾者悉見矣循是以求董子之說然後知不書成宋亂則稷之會疑於欲討宋亂而不能不書宋災故則澶淵之會疑於欲討蔡亂而不能乃所謂視人所惑為說以大明之而他可推也然後知齊桓之城三國魯夫人之至魯女之歸其文各異乃所謂無通詞隨

變而移而他可推也循是以求韓子之說然後知國君出奔而不言其奔之故大夫見逐而不言其逐之之人乃所謂存王法不誅其人身而他可推也循是以觀衆說之牴牾然後知病其義之窒則必有其可通者在焉若其說之紛則必有其可一者在焉而韓子歐陽氏所以欲盡棄諸傳者乃於諸傳之事義無不研詳然後可一折以經義也所以辨衆說之紛綸者覦此矣余多病少暇懼此生未得以與於斯也姑就所見開通其端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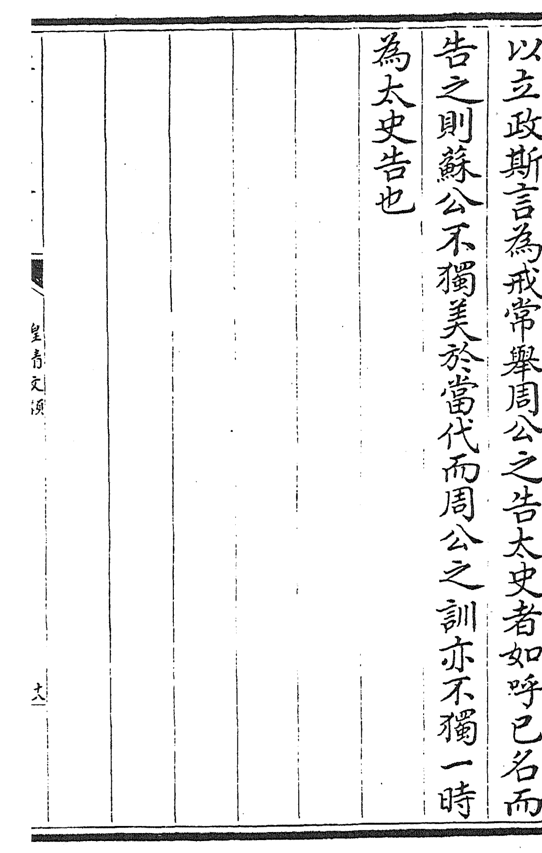
庶幾後之君子將有旁推交通而一以貫之者焉是則余之所望於能者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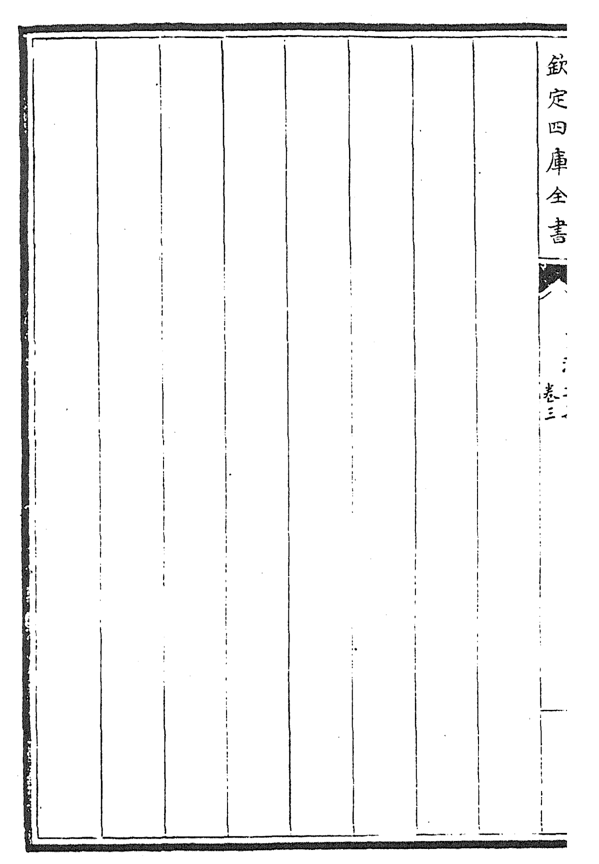
蘇公式敬由獄論

和親王弘晝

人君治天下之大權有二賞罰而已賞所以勸善罰所以懲惡善勸惡懲而天下治矣若夫賞罰不中則善惡倒置因喜而賞不過開徼倖之端所失者猶小若因怒而罰則死者不可復生而政亂民殘所失者大矣每讀立政篇見命太史之詞曰蘇公式敬由獄未嘗不美其知為政之本也夫人君統御萬方必期於刑措此為上者之用心然獄正不可以不設也雖堯舜之治尚以皋

陶為典刑之官況後世乎但常凛敬獄之心必使之得中而不濫自然朝無寃獄民有畏心刑措之端不必刑外求之也蘇公其有見於斯乎蘇公當武王革命之秋繼商紂濫刑之後正立法伊始所尤當敬慎者使少不敬畏而或至過當與商紂何異哉蘇公有鑒於斯是以以敬為主而用罰得中長我王國垂休百世不亦宜乎立政以典獄為重也周公恐用罰不中故呼太史而告以蘇公之事欲其傚蘇公之式敬也後世典刑之官苟


以立政斯言爲戒常舉周公之告太史者如呼已名而告之則蘇公不獨美於當代而周公之訓亦不獨一時爲太史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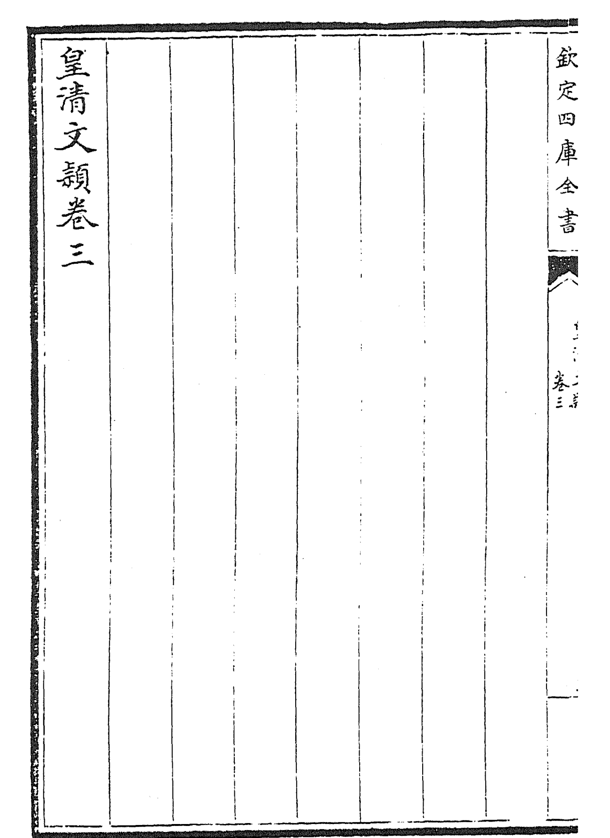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論

和親王弘晝

天之生人也有君子焉又有小人焉非賦性不同而有所偏薄於其間也亦私欲蔽之習俗害之使然也乃世之小人多以害君子為心而君子又以去小人為念至於互相残滅視若寇讐并君子不能以獨存豈知無君子固無以治小人而無小人亦無以成君子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當熟玩而詳思焉夫玉者天下之至美也溫潤清朗為世所貴猶君子之操存涵養為衆所

尊也石者天下之至惡也粗厲昏暗為世所卑如小人之奸險蒙昧為衆所賤也然君子與君子如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必有石焉以磨之而後器以成故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而君子修省焉畏避焉動心忍性焉如此而義理愈生道德日就彼小人者將欲害君子而反為君子之攻錯不為美疢而為藥石則是小人固有造於君子也揔而論之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君子器宇素高風度自

別然非有小人於其間使其志不得舒心不得放安必其心之果動性之果忍哉則是君子固日進於善而驅君子使入於善者小人不為無助也君子又何必捨已之所當務而日以去小人為事反激怒小人使逞其毒而並已之志亦有所不得遂哉故大易於泰之九二曰包荒蓋大人之事不獨在屏小人也



皇清文穎卷三

皇清文頴卷四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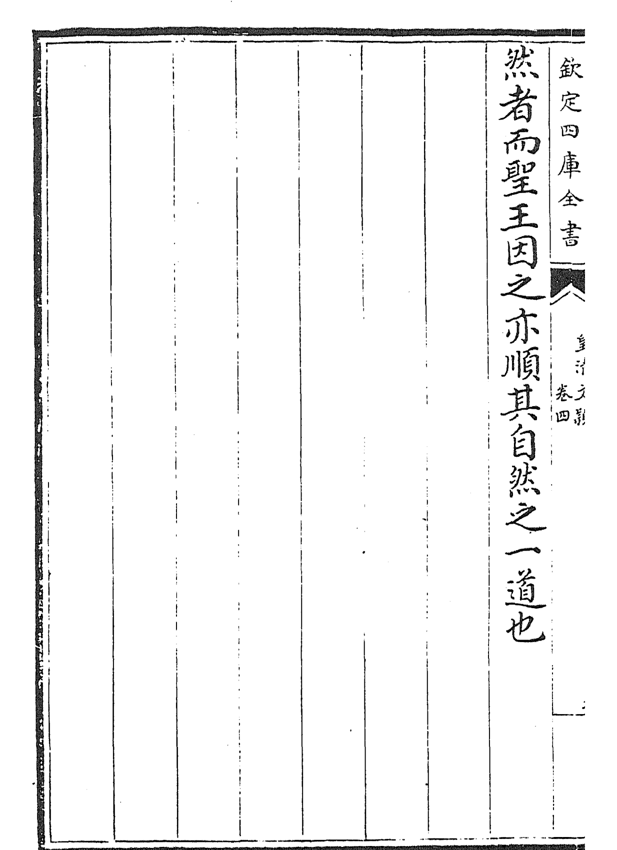
禁原蠶論

和親王弘晝

且夫天下之物有異類殊形之不齊則其盈虛消長之數亦互異有異類殊形而同乎一氣者則其相為盈虛消長必有不能兩大之勢其互異者固彼此無害而生息日繁其不能兩大者要在調劑得宜使無過盈過耗

之憾而物理乃以得其平矣如周禮馬質掌禁原蠶非所謂調劑得宜者乎請申論之今夫天有二十八宿而各有所屬房為天駟稱馬祖馬宣王吉日之詩曰既伯既禱是也至蠶與馬同屬氣於午又馬為龍之類蠶為龍之精故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所謂異類而同氣者也夫異其類固不妨於並育而同乎氣亦不可以偏傷使蠶盛則馬衰而地用無資戎車不給將何恃以禦侮然使馬盛則蠶又衰而絲枲不供衣服不備又

将何恃以禦寒二者均不可也是以馬質之禁特為原蠶而設則初蠶可以供衣服而馬亦無虧初蠶足民衣則家有挾纊之溫而老者不缺於衣帛以禁原蠶養馬氣則軍有騰驤之用而士卒不患於徒行互以相濟而無偏勝之虞各不相妨而得遂生之樂自非通乎性命之正者烏能及此哉自周以後歷世久遠馬質之官已廢雖原蠶之禁近無明文然南方多蠶而少馬北方多馬而少蠶亦可見天地盈虛消長之理固有不期然而



然者而聖王因之亦順其自然之一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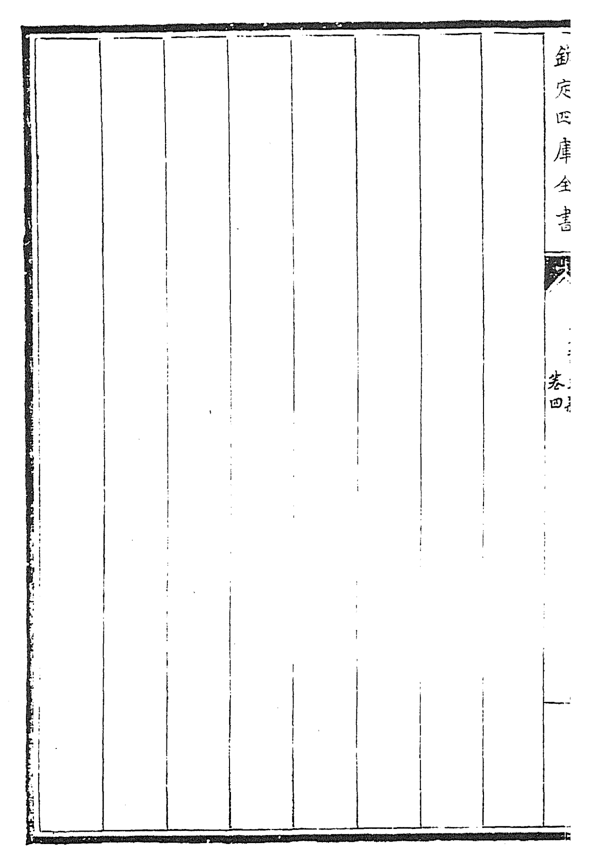
司馬不具職掌論

和親王弘晝

或有問於余曰周禮序官以下皆各言其所司獨於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不言其事於是說者各一其見一以為先王耀德不觀兵故司馬不備載其事一以為成周六服承德刑且措而不用何况於兵一以為兵凶戰危軍法秘密是不可露是數說者竊有疑焉吾以為讀書在辨是非明曲直易於師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黄帝以来誰能去兵則曰耀德不觀兵泥矣先王正已治

人先使德教溢乎四海而天下歸仁然周公曰克詰戎兵召公曰張皇六師未聞武備廢弛至於失傳也則曰刑且措而不用况於兵者迂矣且周家聖君賢相繼繼承承民皆化於仁風而無作姦犯科刑幾措而不用然而秋官之中又何言刑如彼其詳耶則以知兵即不用未嘗不可言也若夫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軍法秘密不可輕露比之他說則略近之何也四征弗庭先王不得已而用之其他職掌司戈盾司弓矢以備器委人積

人以備糧馬質諸官以備馬芻秣之事營柵之事皆有一定之制既歷歷具之以待用若軍行而有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等則要在臨時制宜審機觀變而發非可定為格式以繩之者自有所不得而詳也弈之法曰古今無同局博弈尚然況軍法乎吾故曰比之他說則畧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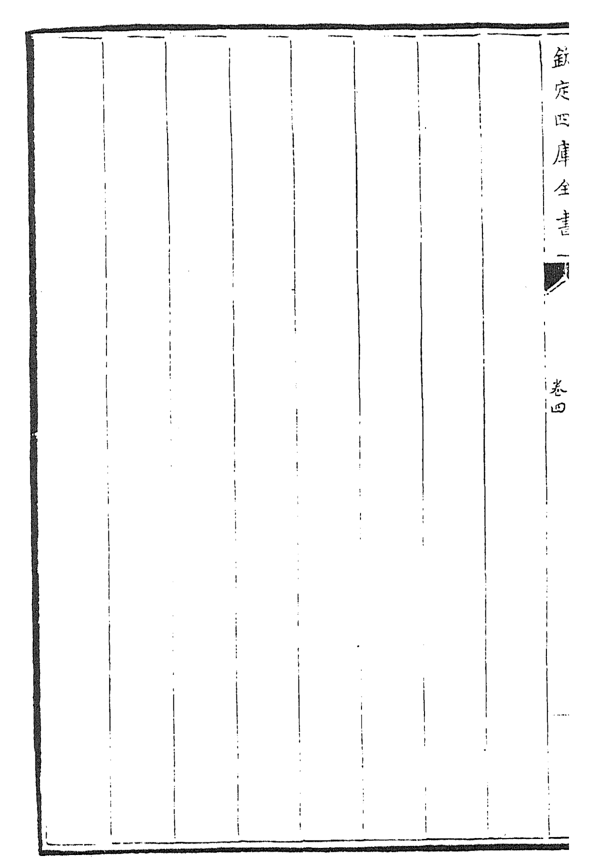
筆公進規論

和親王弘晝

人君一日萬幾庶政于是乎待理焉即宵衣旰食猶恐不及況強敵在外烽火不寧可以自娛哉魏太武納古弼之規而不以游田荒戒備不以徵發輕農功良有以也當時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其畋河西也詔以肥馬給獵騎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太武大怒欲斬之官屬惶怖古弼自若嗚呼不從君命以弱馬給獵騎而君欲斬之若夫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又當何罪哉古弼為

國遠慮不畏譴怒誠得古大臣風而太武輙從諫如流雖違已欲卒能自反亦賢矣哉後復畋于山北獲麋鹿數千頭欲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旣而曰筆公必不與我未幾弼表果至吁知臣莫如君太武之謂也畜君以愛君古弼之謂也太武與古弼能相與有成如此魏雖偏安一隅居然爲萬世宗宜哉或曰初畋于河西知肥馬之備不虞而下詔欲給之復畋于山北知古弼之不發而又欲詔令運之將以試古弼之爲人耶抑幸其或

與而快巳欲耶曰二者皆非也其所行之者不勝其私也後之不果者悔巳之過也若夫存嘗試之心則太武為矯情飾詐之人而茍懷冀其幸或與之之念則必有怙過遂非之事矣讀史者平心觀之而不為之惑可也若夫刻薄居心自立主見以妄定古人之是非則無全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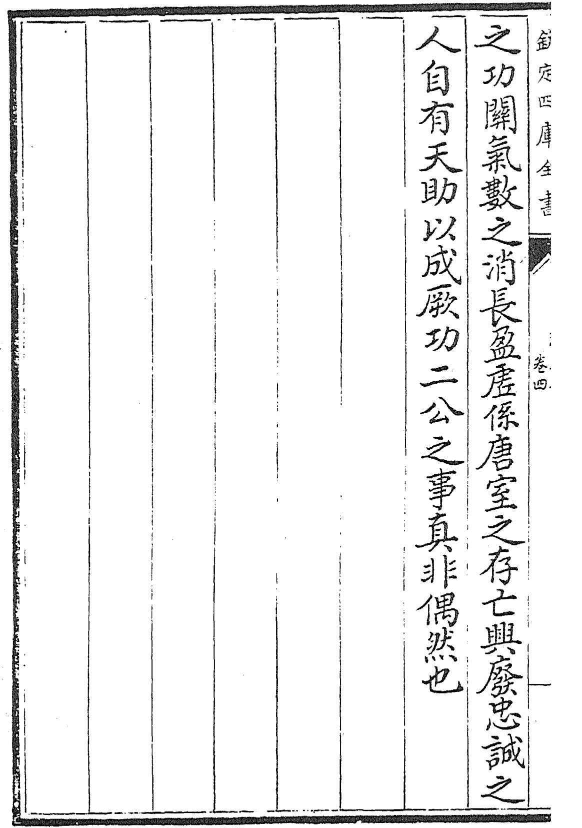
婁公盛德論

和親王弘晝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葢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是以泰否之拔茅連茹不同也如狄仁傑之見用以扶唐室由婁師德所薦觀仁傑之所樹立可以定師德之為人矣當武氏廢唐簒立之秋宗族誅戮殆盡正士君子隱而難仕之時也而仁傑獨能毅然自任若預知李氏之必興武氏之必敗而優游歲月卒以成功嗚呼此殆非常人之所能為也仁傑可謂忠矣

而當時薦仁傑者實師德也師德在河隴四十餘年恭勤不怠而秉性沉厚寛恕民夷安之論者以為師德之功于是乎在吾以為治隴之功小薦賢之功大民夷相安之功細而薦仁傑以復興唐室之功鉅也師德拔仁傑于衆人之中未嘗少露其意于仁傑仁傑與之同僚而不以知人目之至太后言之而仁傑乃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吁自古薦人者多矣其薦之而望其感德引為羽翼者此下馬者也其

薦之而宣揚于衆自誇推讓者此中焉者也若夫忠而忘身國而忘已知其賢而薦之不求彼之感發于中而言之不冀人之知此上焉者也如婁公者豈後世之所能及者哉或曰武氏篡唐之際年雖衰老而仁傑亦非強壯之時也設令不幸身死而事有不成則萬世將以仁傑為何如以師德為何如也曰師德薦仁傑于朝而武氏信重之厥後張柬之姚元崇桓彦範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者皆由仁傑所引拔是師德薦仁傑



之功關氣數之消長盈虛係唐室之存亡興廢忠誠之人自有天助以成厥功二公之事真非偶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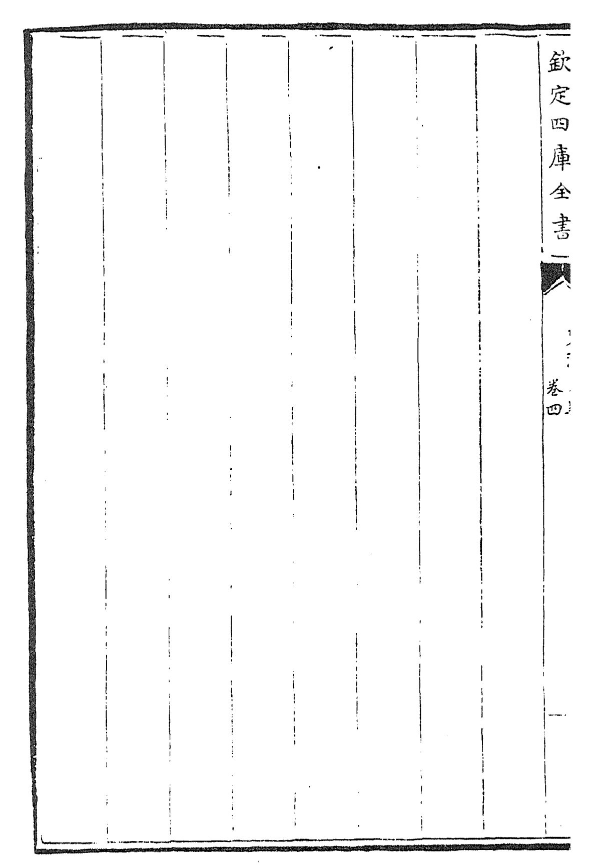
白孝德攬轡安閒論

和親王弘晝

唐肅宗乾元二年史思明分軍四道會于汴州又使騎將劉龍僊挑戰嫚罵光弼裨將白孝德請取之光弼壯其志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而進攬轡安閒吾讀書至此羨孝德之處大事而不亂服僕固懷恩之能知人而料事也于是抽毫而論之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者魏公之雅量也得捷書圍棋談笑自若者謝安之勝槩也二公皆出入將相學識過人故其處大事也不動其心

白孝德偏裨之將領將命而深入賊營在識量之淺小者戰兢罔措畏縮已見于執鞚策馬間矣而孝德乃漠不動心安閒自若豈勉強矯飾中無所主而能若是哉其克敵制勝將必有成算定于前者而懷恩已真知灼見卜孝德所以必立功之故可謂能識人矣大凡自古有不勝任之人無不可成功之事逡巡退縮者適以僨事而失幾從容坐鎮者乃以定謀而決策孰優孰劣當有辨之者聞孝德之風凡庸懦之夫拮据于臨事者可

以知所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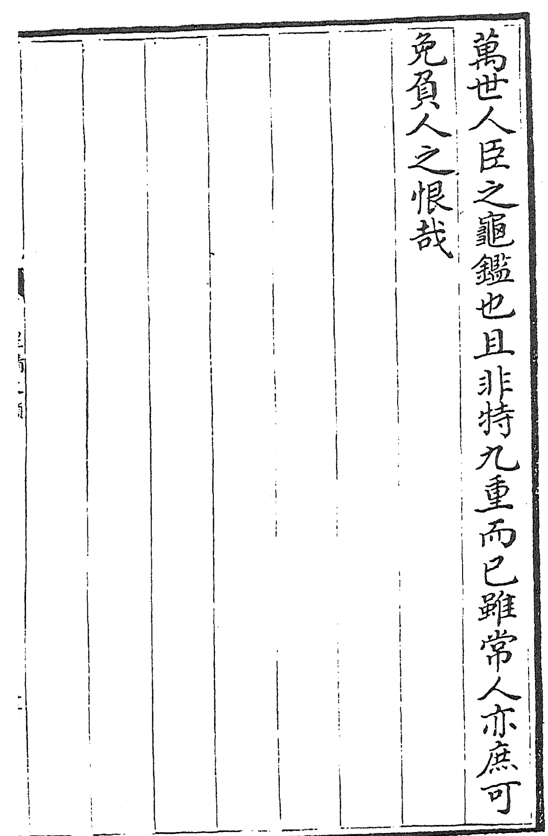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敬輿之學真洙泗之徒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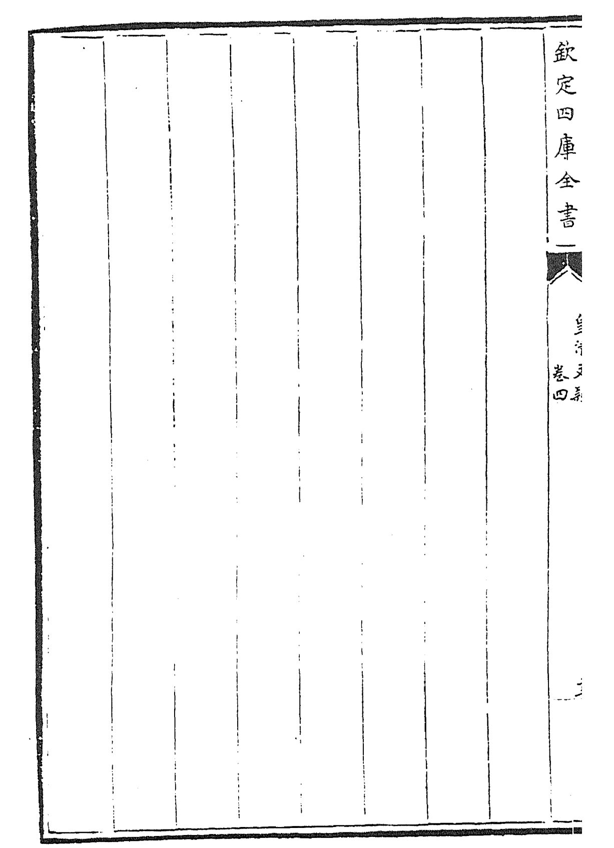
和親王弘晝

唐德宗貞元八年秋八月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曰晉秦讐也秦穆公猶救晉饑況懷柔萬邦者乎寧人負我我無負人也嗚呼吾讀史至此未嘗不歎陸贄之忠誠也胡氏稱敬輿之學真洙泗之徒詎不信哉今夫負人者人恒負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失忠恕之道也在常人且不可況堂堂天子凡在區宇者皆赤子也為人父

毋坐視赤子之饑而不恤何以為父母乎夫九重深邃小民之困苦難聞而代君牧民者又阿諛取悦于上揣君所悦則張大其辭度君所惡則諱匿其事君即明照四海而防察之至隱匿隨之皆此恐生姦欺一念誤之也則過于明察尚恐有欺隱之弊況夫德宗信諂諛之言以為所損殊少不慮民之饑而欲靳其澤以是而防人之負我不亦愚乎陸贄以無我負人一言格君心之非真萬世人君之龜鑑而為君盡忠讜之言如贄者亦



萬世人臣之龜鑑也且非特九重而已雖常人亦庶可免負人之恨哉



黄鍾理數論

誠隱郡王允祉

司馬遷律書曰神生于無形成于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神者天地之元氣發于元聲者也無形者理也有形者數也此言非理則數無由生也又曰核其華道者明矣華者數也道者理也言必核其數之真理始可得而見也夫有黄鍾之聲必有黄鍾之數有黄鍾之數必有黄鍾之理若無以明其理即無以精其數無以精其數即無以得其聲葢理者數之體數者理之用惟理與數

相生故人聲與樂器相協而大樂以成焉按律呂新書黄鐘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注曰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黄鐘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權衡于

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朱子以謂本原第一章圍徑之數是最大節目葢上古聖人心通造化默會中聲製為黄鍾適符天地自然之數漢晉而後凡究心于律吕者因未詳考黄鍾之真度是以中聲無由而得今欲定黄鍾之管必先定黄鍾之度既得黄鍾之度乃考其周徑面冪積十之相生而較以容黍之多寡然後製以器審以音一一脗合則理之出于自然者無不歸于大同矣

卦圖先後天論

平郡王福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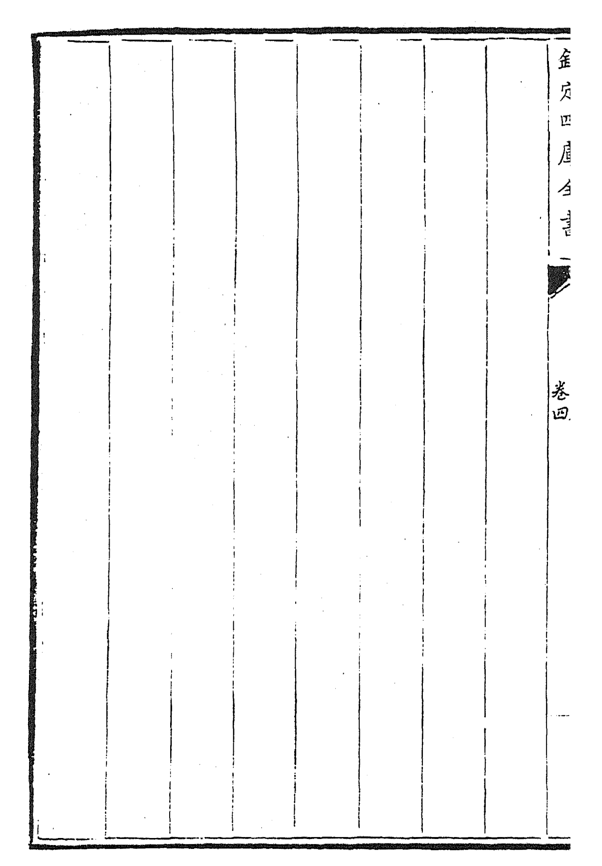
天下之理有體必有用伏羲所畫之易乃發揮天地之所以然體之所由立也文王所演之易乃範圍天地之所當然用之所由行也體之所由立故謂之先天之學用之所由行故謂之後天之學然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先天後天亦相為表裏體用本不相離烏可歧而二之哉蓋嘗就先天圖而論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此八卦相生之次第也乾坤定上下之位

坎離列左右之門震東北而兊東南巽西南而艮西北此八卦所占之方位也由太極而兩儀由兩儀而四象由四象而八卦所謂八卦者謂于四象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爲三畫者八故曰易逆數也若所占之方位則自震之初爲冬至離兊之中爲春分以至乾之末爲夏至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也故曰數往者順自巽之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坤之末爲冬至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也故曰知來者逆觀横圖於以見畫卦

之立觀圓圖于以見卦氣之行推之六十四卦其次第方位亦莫非自然之理邵子所為喫緊為人處也聖人豈有毫髮之私意參其間哉至後天八卦乃入用之位邵子謂王者之法盡于是者葢乾坤由南北而交再變則乾退西北而坤退西南坎離由東西而交再變則離居正南而坎居正北巽與艮不交而當用中之偏震與兌始交而當朝夕之地此所為天地之用也觀于坤蹇解卦之彖辭皆以東北為陽方西南為陰方可知此圖

之出于文王無疑矣葢自未有畫之時漸而生之以至于六畫皆備者伏羲之易也卦成之後推演其義以為坤求于乾而得三男之卦乾求于坤而得三女之卦者文王之易也究之後天之次雖與先天不同而其理未嘗不一且非特先後天體用之不相離而已先天之圖固以河圖為本矣而後天之圖亦自與河圖合如離得乾位適當天二地七之火坎得坤位適當天一地六之水震木也而居于東兌金也而居于西木之成為巽故

次震而位乎東南金之成為乾故次兌而位乎西北艮當天五之土而居震與坎之間坤當地十之土而居兌與離之際所為寄旺于四季也其彼此符合殆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學者誠反覆于此而有得焉其于三才萬物之理思過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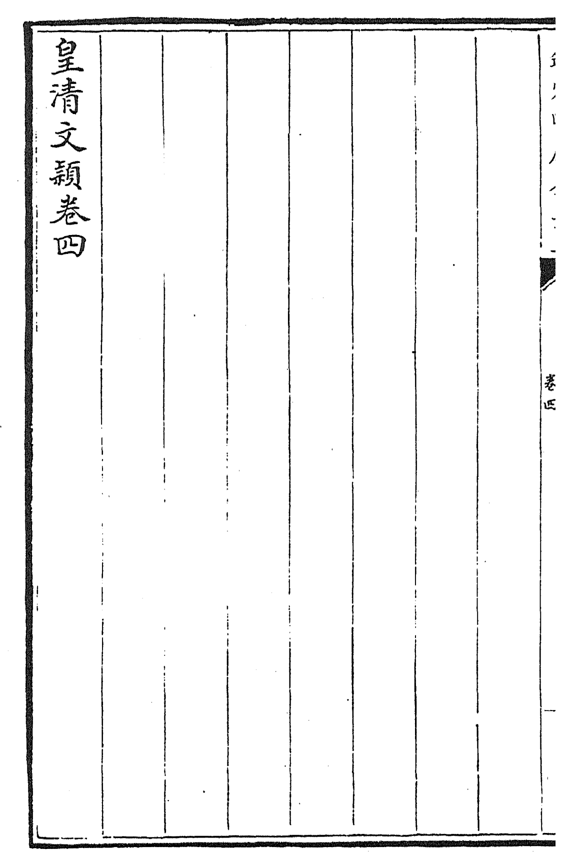
京房考功課吏論

平郡王福彭

黜陟之典載在於虞書者甚詳周禮冢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京房言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宜令百官各試其功此其意未嘗不善乃卒病于煩碎而為衆所排者何哉葢天下事貴持其大綱得其人以行之而衆目自不勞而治當房之時考課之法行之已久房顧獨矜為一家之學上其弟子任良

姚平頗以為剌史試行其法而房復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蔽此其所陳必有異乎人者矣史文簡略無由稽其得失然大都煩碎之病房實有之宜有以來讒慝之口也昔晉泰始初務崇理本杜預以為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法令滋彰官方愈偽莫若去煩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此藴洵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于此者也使房能因任自然勸天子綜覈名實揚清激濁雖文景武宣之治不難以漸而復乃除為郡

守遠離左右遂懐憂懼汲汲以乘傳奏事為請㩀涌水為驗且自知論議為大臣所非復欲易置丞相中書令庶幾考功事得施行卒為石顯所陷嗚呼房可謂自貽伊戚者矣且陰陽讖緯之學儒者所弗道史稱房治易其說長于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其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由此觀之其所作課事必且假經托類溺于小數而黷于大體故必其弟子而後能行其法夫必其弟子而後能行其法此其法之所以不可行歟



皇清文頴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錄監生臣牛繼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五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皇清文頴卷五

論

太極圖論　葉方藹

易言太極至宋濂溪周氏作為圖說始以無極太極發明聖緼紫陽朱氏復為之解於是斯理大顯臣謹論曰天地之闔闢人物之變蕃上古下今之轉運不窮際無極有之推行不礙總一陰陽為之然陽不能自生陰

不能自成有主宰是氣妙合而凝之者當其無聲無臭無形無色朕兆未剖之中萬象森然靡一不具變化生息悉從此出而不知其所以然之妙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臣則謂未有天地以前太極在氣化既有天地以後太極在聖人在氣化者不可見請就在聖人者明之太極非他即吾生生之心仁而已仁之未發寂然不動機緘苞固一渾淪之體仁之既發隨感隨應隨應隨足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齊家治國平天

下出之無有窮措之無不當是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至於贊天地之化育而生生之仁始無遺憾太極之妙全乎一心矣堯舜之如天好生性而有此仁者也湯武之朕躬有罪毋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台一人反而有此仁者也其他以後之君莫不好生而得之不好生而失之於仁或離或合具其一端而乖其全體終不能仁覆天下而追唐虞三代之治蓋生生

之理在我則天下共恃以為生生之理不在我則我先不能自生而何以能生天下世之論太極者囿於形器之中但知晝夜遞更寒暑迭運四時行百物生以為氣化使然與已不甚關屬而不知反求諸身卷之不盈一握放之彌乎六合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如是親切而有味故臣之論太極舉一生生之仁而豁然也或問臣曰仁於易為元配亨利貞於圖說為木配水火金土太極者含四德苞五行而顧欲以一仁蔽之乎臣曰否易

與圖說之於仁偏言之也臣之於仁專言之也易之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其循環不已者何物乎圖說之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其孳息不停者又何物乎故曰生生之謂易圖說亦言二氣交感化生萬物生生不窮夫生生之理其在聖人非仁孰足以當之分而名之則仁義禮智信合而名之則一仁仁則仁之愛義則仁之宜禮則仁之敬智則仁之別信則仁之誠實孔子曰天下歸仁焉天下歸仁而尚有

不義不禮不智不信者乎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政而可以不義不禮不智不信行之乎故聖人有時以喜為仁亦有時以怒為仁有時以生為仁亦有時以殺為仁無非此生生之機發於不容已時而出之使無滅息已矣程氏以為仁如穀種其喻最切夫穀之為物能養人則似仁之愛種類各别則似義之宜交生不雜亂則似禮之敬不與衆草伍則似智之别春生秋穫不爽其時則似信之誠實然是五者若

不得種則無以為託程氏獨以種喻仁其即臣所謂生
生之仁乎其即易圖說所言含四德苞五行之太極有
二乎無二乎或又問臣曰仁為太極是則然矣然朱氏
圖觧謂物物各具一太極則太極盡人而具今獨歸諸
聖人豈聖人有仁而衆庶無仁乎臣曰吁何說之陋也
周氏言之矣圖說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主靜而立
人極焉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太極有極人亦有極
聖人人倫之至仁本盡人同具而立極則非聖人不能

臣又以為聖人在下位則其仁可以立極而盛德大業不能頃刻徧諸天下故又在乘時行道之聖人然而立極之事難言矣雖有聖人不敢廢求仁之功請陳其槩厥次惟五一曰凛幽獨人主端居法宫念慮未起外不與臣工接内不與婦竪接此圖所謂無極太極〇之時乃生生之根柢而已與物所共託命者也理欲之名未立則渾乎仁而無不仁可喜者此時可懼者亦此時存養之功無如一敬書之安汝止惟幾惟康詩之不顯亦

臨無射亦保如是則清明常自湛然而非幾不貢吾仁之本庶乎立矣二曰察幾微人心至靈豈能常寂而無感方寸之頃忽然而觸人雖不知而已則獨知此圖所謂陽動根陰◎之時也生生之仁實於是乎萌蘖為理為欲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過此不察遂有不及察者司馬光有言水之微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維欲亦然故聖帝明王制未亂保未危慮必極其早而辨必極其

精夫如是庶幾弗迷所往而吾仁其不可渻矣三曰審言動人心既動乎中即不能不形乎外威儀詞命實傳吾之精微以告人此圖所謂陰靜根陽〻之時也生生之仁實於是乎發露吾雖能審其理欲矣而一時躭於便安習於苟且恐其猝發而不及制持守之功可不立乎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聖門教人用力之方也然在人主聲色玩好誘之於前左右嬖倖伺之於後莫不欲乘其一言一動之釁而入焉闢邪存

誠之難又有百倍於恒人者持之以勇而決之以剛夫如是庶幾弗撓所守而吾仁其不可奪矣四曰考實德人主凜獨以来根心生色暢於四支則其理在我自有躬行心得之妙此圖所謂陽變陰合五行順布之時也生生之仁實於是乎堅實吾仁中固有是仁義禮智信之五德矣然不知是五者之德果能全備於我乎試一思之必無不愛而後仁必無不宜而後義必無不敬而後禮必無不别而後智必無不誠不實而後信五者

何以缺一而不可何以相成而不悖何以衆人皆全而卒不能全何以聖人克盡而我不克盡反而求之使自得之務令根原融洽而條理脈絡周流貫通夫如是吾仁之體無不具而用亦無不足矣五曰驗功化人主備仁之五德則有聖人之德即有聖人之功此圖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化生〇〇之時也生生之仁於是乎推行盡利吾既斂仁義禮智信之德於身即用是次第敷錫之而親親親仁民愛物皆在是矣雖然豈易言

哉四海甚大萬類甚繁由戚以及踈由近以及遠由有
知以及無知莫不待治於我人人養其欲物物給其求
則必誠無不長偽無不消公無不伸私無不詘善無不
舉惡無不懲利無不興害無不革凡所施為一一合天
下同然之心理夫而後以饗天祖則天祖歆以惇九族
則九族敘以釐百官則百官欽若以綏萬民則萬民從
乂以長養百昌庶彙則鳥獸魚鼈草木喬熙熙時若
同在太和元氣之内吾仁之全體大用無詇畢具生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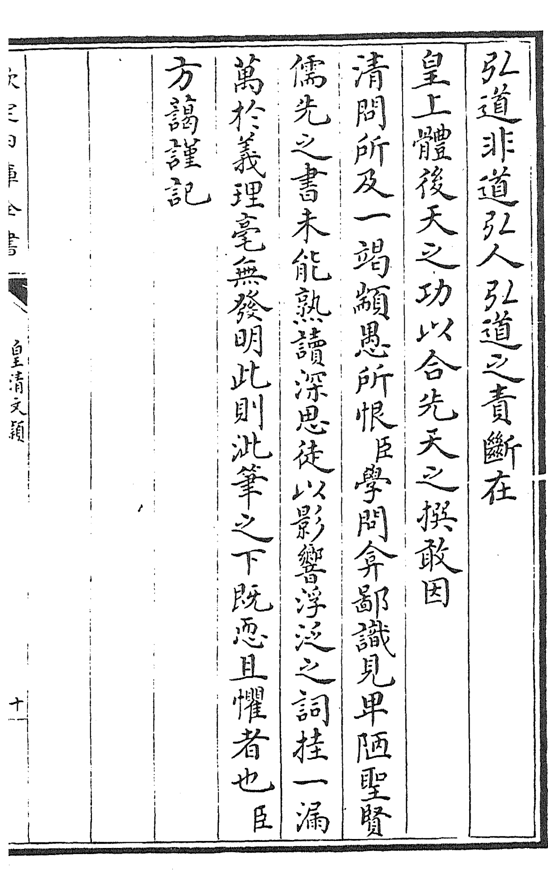
之化在天地而生生之妙在一心矣凛之幽獨以端其原察之幾微以防其萌審之言動以謹其著考之實德以立其體驗之功化以究其用五者之功周而復始始而復周日新又新千變萬化不出一本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而求仁之功盡此矣人人可能而不能聖人能之而無其位則功化亦不能然則立極之事非秉權行道之聖人孰可當之哉太極之極先天之極也不求仁而仁也聖人之極後天之極也求仁而得仁也

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有心者求仁之功無爲者立極之妙臣故謂仁即太極而繼之求仁立極之功以爲惟我
皇上其盡之
臣謹按周氏太極圖與今易之横圖及方圓二圖所爲先天之學實相表裏無極而太極云者即先天圖之太極也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云者即先天圖之兩儀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云者即

先天圖之四象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云者即先天圖之八卦乾與坤交而生震坎艮坤與乾交而生巽離兌也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而變化無窮云者即先天圖之由八卦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也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云者即先天圖之皆從中起而萬事萬化皆生於心也蓋自宓犧畫卦文王周公彖之象之孔子傳之翼之越數千年而周氏復為此圖闡明斯義其云

無極正見無形有理有理而實無形所以發揮太極之妙而豈有加於四聖之旨哉朱氏不憚重複條分縷析而周氏之書始昭然於天下後之學者無所用其疑議矣然朱氏以為周氏以此圖授二程氏而二程氏未嘗示門人恐其馳心空妙而不能嘿識於意言之表又以為此圖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為之目有不可驟而語者臣繹思之先天以往天命之性人不能與其事者也後天以來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人所當盡其功者也

故在今日論先天不如論後天較為親切伏見論語曰仁大學曰明德中庸曰誠孟子曰性善而反求諸身生生之妙天地萬物聯為一體不越一仁疑此即太極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根本妄擬後天仁體一圖以配太極列其功夫節次曰凜幽獨曰察幾微曰審言動曰考實德曰驗功化由戒懼慎獨以臻位天地育萬物自然之極致使知吾身之一動一靜即太極之一陰一陽其理未嘗有一息之停其功不可有一息之間竊謂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弘道之責斷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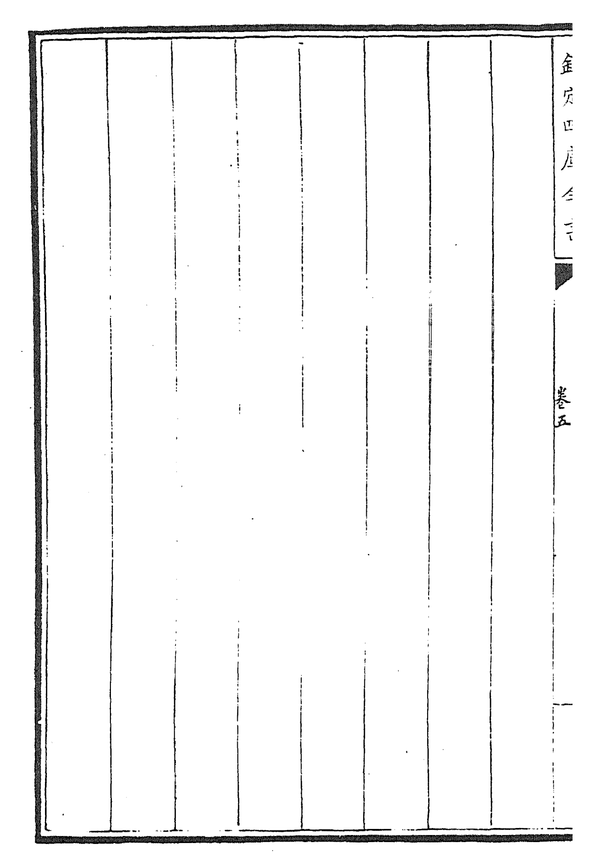
皇上體後天之功以合先天之撰敢因

清問所及一竭顓愚所恨臣學問弇鄙識見畢陋聖賢

儒先之書未能熟讀深思徒以影響浮泛之詞挂一漏

萬於義理毫無發明此則泚筆之下既恧且懼者也臣

方謁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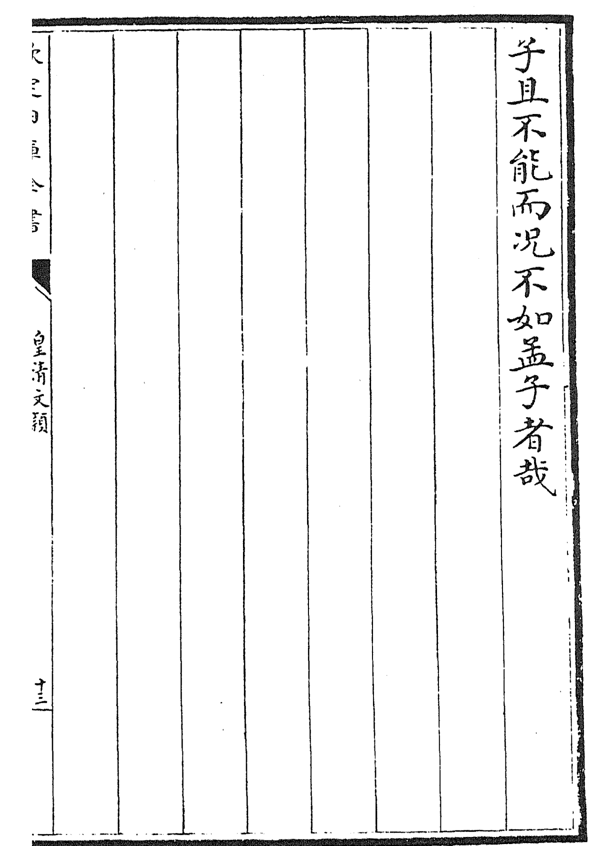
宋璟論　　葉方藹

易否之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夫以小人能包容承順乎君子而君子斷斷然拒之不受豈好爲已甚哉權利害是非之介慮之精而見之甚確有不如是而不可者也昔唐至中葉女主擅國張易之昌宗之徒專權亂政天下從風而靡獨宋璟挺然羣衆之中特立不撓然其時武后雖悍而於公則改容晉接有加禮矣易之昌宗肆無顧忌而於公則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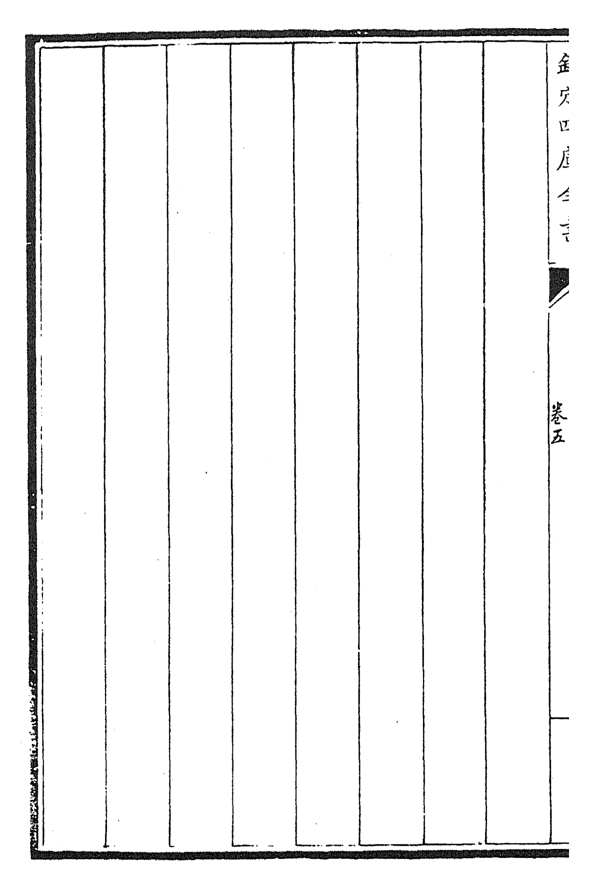
位讓坐事之惟恐不至矣小人之承順如此而公絶之愈嚴天下之人皆為之懼不知其於是非利害之介慮精而見確合於大人之亨也夫小人之於君子如方員之不侔而枘鑿之難入一旦甲躬戢體以相傾奉豈真有尊慕道德之心哉彼以君子者當世所重欲借之以飾其詐而濟其私陽愽折節之名陰圖自便之實為君子者一不知而入其圏中彼直以私人畜我而頤指氣使惟其所欲於此之際而思稍示同異不至於戮辱不

止史冊所載非一事矣李固之於梁氏荀彧之於曹公是也彧不足道固之剛明純正豈依梁氏以求名者哉不能絕之於始而輕身就之馴至殺身而不悟良可悲也公固早鑒之矣且夫小人者雖其自處貪冒無恥其於邪正之數亦未嘗不明也淮南王歷數漢臣丞相弘輩皆如發蒙振落而獨憚一汲黯李師道輦金帛至長安而不敢登杜黃裳之門何則其嚴毅之氣足以陰折其謀雖逆知必不為己用而終不替敬畏之心也易之

昌宗之憚公者豈畏是乎假令見其一日之恭敬驟與交歡彼將玩弄我於股掌之間而以楊再思宗楚客之流待之又安肯畢躬戢體以相傾奉也哉故夫君子不幸而近小人茍不至固惑之蒙禍未有不如再思楚客之詘辱而已者也或曰易之書成於孔子佛肸之召孔子且欲往焉何哉曰必孔子而後可非孔子斷不可也孔子不云乎世之善學柳下惠者無如魯男子孟子為齊使王驩朝暮見未嘗與言行事孟子學孔子者也盖



予且不能而况不如孟子者哉



十三經注疏論

湯斌

自伏羲畫八卦而象數著唐虞垂典謨而道統開姬公作禮樂而制度備孔子贊易刪詩書作春秋而天人性命之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昭於萬世矣秦火之後六籍殘缺漢儒收拾補綴參互考訂歷晉唐而十三經之注疏始定及宋元學道者益衆經旨益明其間得失詳畧可得而論焉言易始於田何傳於梁丘賀又有京房費直之學陳元鄭衆傳之其以彖象文言雜入

卦中者自費氏始費氏興而田何遂息梁陳以来鄭康成王弼二注並列學宫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故鄭學浸微而王注獨盛其析義精深漢魏而降罕出其右而微雜老莊爲兩晉虚無之祖後儒譏焉然欲一槩廢置則過也韓康伯邢璹之徒因而疏之唐孔頴達與顔師古撰正義亦以弼爲本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

無所不備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朱子曰秦漢以来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於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伊川氏之書而已然伊川專於言理而本義則又兼言象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合程朱之書庶乎備矣其他若李鼎祚之纂集訓解態過來知德之殫力象數其亦輔程朱之不及者乎尚書則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傳

授同郡張生其後分為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歐陽最盛是謂今文魯恭王得壁中蔵書孔安國校之得二十五篇是謂古文自漢迄西晉言書者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未及見故左傳所引者預輙注為逸書獨其訓觧頗多疎淺往往與經旨不合朱子疑是晉宋間人偽撰有以也孔頴達正義旨趣多乖惟宋儒蔡沈集注頗得其要金履祥表注王柏書疑䝉了翁要義亦多可採焉詩三百

五篇遭秦獨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魯有申公齊有轅固燕有韓嬰又趙人毛萇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是為毛詩鄭康成為之作箋齊魯詩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其宣釐正風不可貶也疏之者惟劉焯兄弟為善朱子博考諸家斷以己見取裁廣而立義卓信超出百家矣獨詆斥大小序最嚴門人多有疑者竊以為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即詩而論之雅頌之序猶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必不

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藉令深得經意序不作可
也雅頌之文辭易知而意易明也獨風之為體比興之
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葢有反覆詠歎聨章
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乃一言以蔽之曰
為某事也且其説往往與左傳合子夏左氏皆親見聖
人而聞其筆削之意豈盡無據乎朱子以二南雅頌祭
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
於鄭衛深絶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

戒其說誠正矣然左傳記季札来聘請觀古樂而邶鄘鄭衛皆在所歌使其為里巷狹邪之作則魯之樂工安能歌異國淫泆之辭而季札又從而聽之乎故大小序毛注鄭箋與朱子集注並行可也夫子春秋本文世所不見所編古經則皆自三傳中擇出耳然三傳經文多有異同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也左氏以為蔑而公穀則以為眛如築郿也左氏以為郿而公穀則以為微㑹於厥憖也左氏以為厥慭而公穀則以為屈銀至於君

氏尹氏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將以何為是乎此三傳經文之不能盡同也漢初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至何休作解說覃思十七年可謂專矣而多引讖緯何可訓也穀梁自孫卿申公五傳至宣帝特好之范甯父子世守其業創名例百餘條以規諸儒同異之說可謂善矣而論者猶以其學不經師毋乃刻與況乎徐彦楊士勛之疏為邢昺所是正者又何足道也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賈逵服虔

並為訓解而杜預注盛行於時預之言曰左氏受經於
仲尼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
理或錯經以合異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久乃得之其論
至精且星歷地理必考其詳方言謠辭皆窮其義後人
不能易其說焉間有棄經信傳者凡於傳例不合不曰
傳之謬而曰經文闕漏則其蔽也其後沈文阿蘇寬劉
炫皆據杜說孔穎達正義則又依劉學而損益之此三
傳注疏之大略也至胡安國始以其意探聖人之心於

千載之上其書固所以明綱常正人心定國是垂法戒非經生之作也若其書字書名稱人削爵之例多有自相牴牾者謂盡得聖人筆削之旨不敢信也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尚書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今取士專主胡傳士子傭耳剽目剌取左氏之字句以充帖括葢有傳業為大師射策為大官而目不睹三傳之全文者矣其陋不已甚乎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魯淹中然皆止

於士大夫禮其朝覲會同郊祀大享逸而莫考河間獻
王奏之朝合五十六篇宣帝時后倉深明其業為曲臺
記以授戴徳戴聖慶普三家並立學宫鄭康成宗小戴
作儀禮注而慶氏之學至曹褒失傳夫克已復禮之功
不出視聽言動之閒而動容周旋之際即性命精微所
寓則儀禮一書豈非學者最宜盡心者乎獨其文辭質
奥韓愈猶病難讀況下此者乎周禮之得入祕府也亦
自河間獻王始獨闕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夫司空掌邦

事居四民時地利考工何足盡之其得立學宮也自劉歆始杜子春因以授鄭衆賈逵厥後馬融作傳授康成其有注也自康成始而其有釋有疏也又自陸德明賈公彥始聖人致太平之迹獨賴此編之存漢武以為黷亂不經何休以為六國陰謀既不足知之而劉歆用之以輔莽王安石用之以變法後人遂以為周禮不足致治亦已過矣河間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十篇上於朝劉向檢所得合為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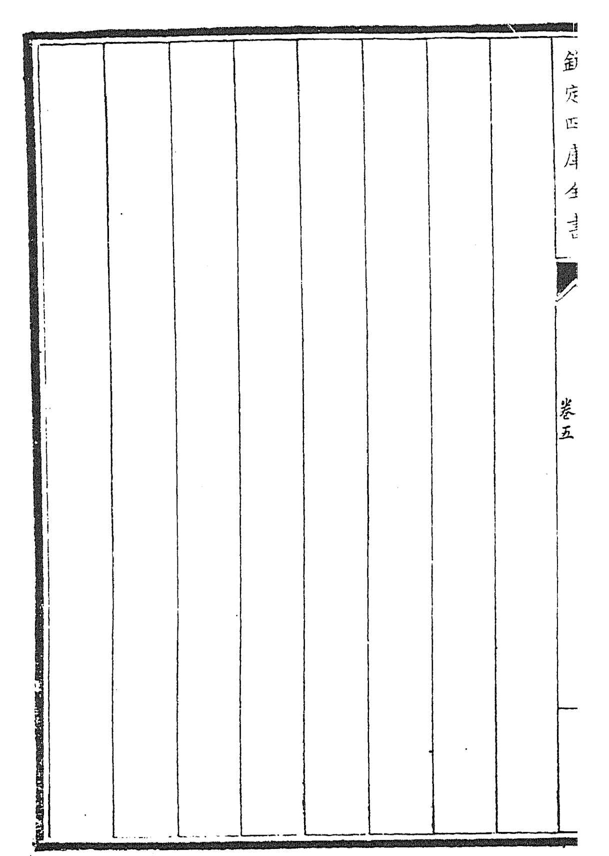
繁重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删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康成又為之注康成於三禮功最深考究名物象數曲盡其詳朱子深許之晉宋以來皇侃熊安生禮業最著孔穎達據以作正義宋儒篤信遺經淳熙有俞廷椿復古之編嘉熙有王次點補遺之錄陳澔採衆家以為集說吳澂合三禮以為考注其羽翼之功固皆有可言者朱子欲考定三禮請於朝不果行止修復王朝等禮喪祭

二禮付門人黄榦紹成其書曰通觧汪克寛又因其成法為補遺今之學者徜以朱子之意折衷全禮彚為一經俾海内獲誦習古禮之全則諸儒衛翼之功得收實用矣論語則何晏集孔安國七家注成之皇侃本衛瓘十三家説疏之孟子則趙岐注之張鎰丁公著釋之孫奭據以作正義當時並稱精確由今觀之於孔孟一貫忠恕性善盡心之旨視程朱猶霄壤也孝經為河間顔芝之所藏獻王得而上諸朝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與尚

書同出孔壁者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孔安國尚古
文劉炫宗之劉向典校經籍以十八章為定鄭衆馬融
鄭康成皆為之注唐明皇取王肅六家之說參倣孔鄭
舊義為注邢昺作正義䟽之司馬溫公范蜀公皆尊信
古文指觧朱子為刊誤亦復多從古文明呂維祺作大
全本義集諸家之大成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當立之學官與論孟並爾雅始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
九流之奥旨也自終軍豹鼠之辨其書始行郭璞究心

十八載草木魚蟲名物訓詁昭然備晰蓋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但古人之義理難明也實古今之事物不同名號各異為難明也明爾雅則可以識箋注之旨歸也可以尋古人之精義也外此論體製則有說文諸書辨音韻則有四聲譜諸書皆所以輔爾雅而備同文之治者也可以其為小學而忽之哉總而論之漢儒去古未遠師友轉相傳授淵源有自後儒多因之若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河洛表裏之

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鄭康成之說也是知漢儒之學長於數得聖人之博宋自周程張邵逮於朱蔡天地陰陽之奧道德性命之微深究其妙不泥前人之說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二者而一之然後得聖人之全經若偏主一家是漢儒宋儒之經而非聖人之經也豈深於經者哉



二十一史論

湯斌

蘇洵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是不明尚書之義春秋之旨也夫經史之法同條共貫尚書備帝王之業經也而通史春秋定萬世之憲史也而為經修史者蓋未有不祖此者也故道法明而事辭備此史之上也事辭章而道義猶不悖焉次也二者皆失斯為下矣嘗讀古今之史約略論之司馬遷史記創為義例上下三千餘年為五十餘萬言

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
則其文愈簡隱而彰直而寬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
為之班固西漢書自武帝以前守其說而不敢變其所
自為贍而不穢詳而有體經緯錯綜瞭如指掌亦古今
之良史司馬之流亞也然自謂漢運紹堯以古今人物
強立差等居攝不附於漢平孺子下列於新莽安能逭
劉知幾之所短哉王通曰遷固而下帝王之道其暗而
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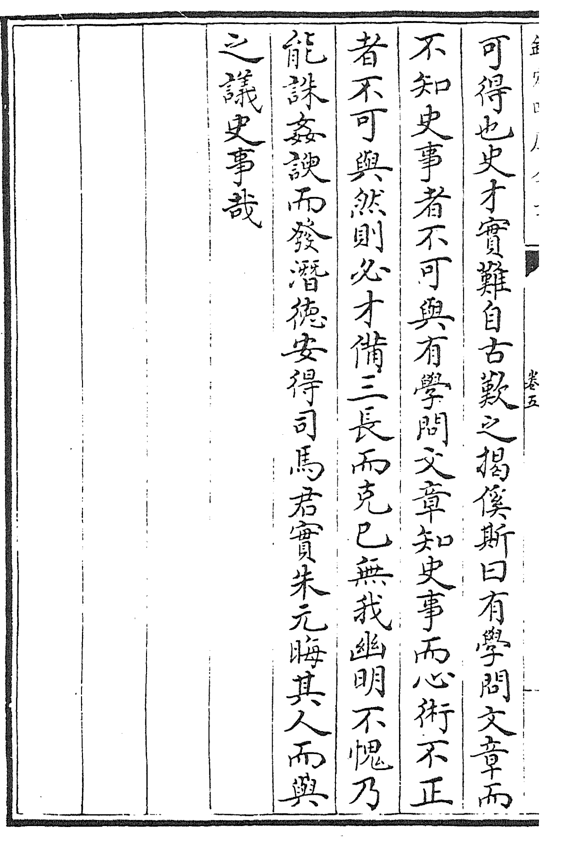
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嗚呼難言之矣范蔚宗東漢書成
自謂體大而思精由今觀之論賞武誅中官爲違天理
論班勇使西域爲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於酷吏升忍
恥之蔡琰於列女志王喬之舄履記左慈之羊鳴詭譎
不經文辭繁縟春秋之義於斯盡矣然論序詳明不可
誣也陳壽述事簡嚴張華尤善之乃以父髡之故謂武
侯不逮管蕭以索米之故而丁儀遂不得立傳且帝曹
魏而寇劉漢所謂正大義以黜僭竊之義謂何使非習

彥威辨之綱目正之大統不幾終紊乎貞觀時以何法盛等晉書未善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至宣武本紀陸王二傳煌煌御撰何其盛也然而史官之事至以天子臨之且志傳分手叢冗駢麗語林世説盡入青編幽明捜神咸被採錄何可不辨也宋書本承天之舊事雜魏晉失於限斷沈約創志符瑞不經甚矣子顯齊書實因江淹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思廉梁陳二書實卒父志祖父揚名言多不典然而倉皇變亂之際鑒戒

頗多不可得而泯沒也收之後後魏借公報私毁譽失實
百藥北齊避諱略號遷就弗端後周牛弘惟務清言德
棻繼之率多抵牾後之君子何以覽觀焉李延壽南北
二史删略繁蕪編摩簡徑比之正史實為過之魏徵隋
書本末備舉倫貫有叙陳壽以来罕有其儔劉昫舊唐
書府兵無志藩鎮無表是昧制度之原忘喪亂之本長
孫與敬宗並書昌黎與禹錫同傳則賢否無别功罪等
觀目劉蕡以文苑而直節泯然例吳淑以外戚而卓行

蔑著則大節捽於細謹高德蔽於閥閱此曾公亮之所以致譏而歐宋之所以釐正也新唐書雖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而削去詔令王言無徵多用奇字讀者易厭姓氏多訛年月屢異君子歎之矣蓋歐宋平分學術稍殊固不若五代史之獨出一人也其文簡遠瀊宕當雲擾瓜分之日而君臣上下之交治亂興亡之故一唱三歎廻環不已蓋與司馬相表裏矣史之有本紀史之綱維也古之史本紀立而全史具宋史舉駁雜細碎志傳不

勝書之事羅而入之本紀發凡起例舉無要領載事立傳不辨主客互紀則複累而無章迭舉則錯迕而寡要且卷帙最繁而缺略不少如韓琦傳不載儀鸞司撤簾之事狄青傳不記與曾公亮論方略之詳又如史彌遠傳但序官閥無載奏章褒刺失據衮鉞無憑何其疎也金史簡潔遠勝宋遼蓋元好問之原本佳耳元史雖才集衆長而削藁迫促夫龍門扶風父子相繼梁書陳書十載告成而今限以條例要以時日欲成一代良史胡



可得也史才實難自古歎之揭傒斯曰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然則必才備三長而克己無我幽明不愧乃能誅姦諛而發潛德安得司馬君實朱元晦其人而與之議史事哉

經世大法在方策論

魏裔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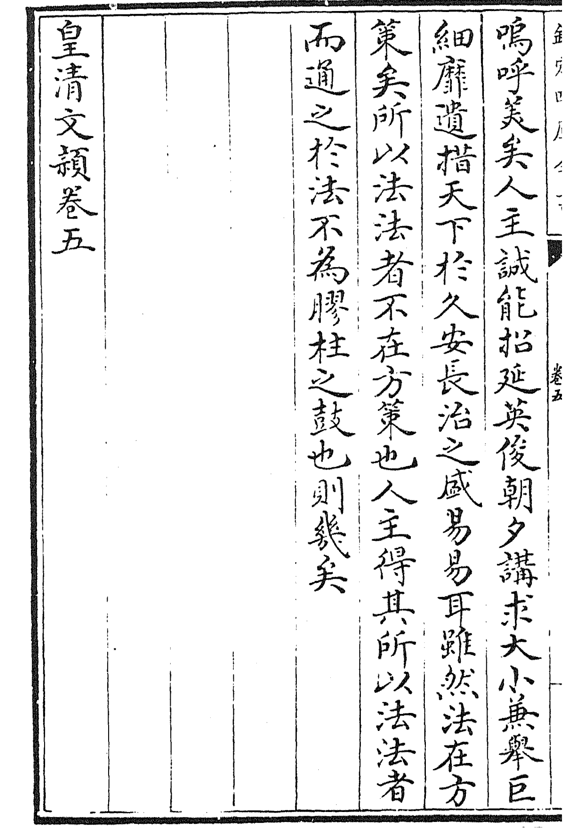
古之帝王承天子民未嘗任其智術詐力以馭天下也唐虞授受之際言精言一然後命岳命官平章協和禹湯文武之王皆以一中心法口授耳傳或以疇範或以懋昭或以緝熙敬勝故能挈舉百度陶範萬物以成忠質文三統之化然則先王經世之大法其即先王經世之心法乎先王慮後世怠棄天常流禍生民故殫精研思多爲之所以布之於方策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乃

數傳之後浸以陵夷昔孔子歎周道衰於幽厲而漢儒董仲舒亦曰周道之衰非道亡幽厲不由也繇是觀之不行先王之道雖金縢祕籙寶册鴻文亦且滅沒於曠日玩時之下苟行先王之道雖片語隻字斷簡殘編亦可會道於精神往来之間而況聖君明相所手授而心訂者未當不燦然昭垂如二曜之麗天四瀆之行地乎三代既降秦孝公用商鞅之法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皇承之聽李斯之姦謀烹滅諸侯破壞井田焚燒六經

自以為功超三王德過五帝然沙丘告終咸陽遂火七廟丘墟為天下姍笑何者仁義禮樂先王本天以治人乃斯須不可去者秦盡棄之而權使其士詐使其民是以搢紳之士積怨而發憤譎戍之卒奮臂而雲合也漢之武帝表章六經一時學宮喁然向風可謂宣聖之功臣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汲黯巳窺其隱唐之太宗勵精圖治貞觀之政幾致刑措然喋血禁廷終懷慚德皆有志於先王經世之法而未窺先王經世之本者也夫

先王之法後世人主所由適於治之路九逵四術五都之市有目者所共覩舍而之乎灌莽坑塹之區則窮矣之燕者不南其轅之越者不北其舟況治天下而可背以從事乎說者往往以一事之失以一人之謬乃遂訾議先王之法以為宜於古者不可施於今是何其不講於變通之術也蓋為治有本末養民有先後封建雖不可行若夫强幹弱枝犬牙相錯間以郡縣藩衛王室則今猶古也井田雖難卒復若夫比閭族黨寓兵於農

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則今猶古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
廉善計吏以贊天子烏有不法先王之闢門籲俊而可
為治者乎執爵而酳執醬而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烏
有不法先王之尊年尚齒而可為治者乎推之明刑弼
教期於無刑五典克惇九功惟叙凡先王之法垂憲萬
世者固不可更僕數矣即有黄老之虚無申韓之刻薄
楊墨之邪慝浮屠之空幻紛紜迭起以亂吾先王之法
而先王之法自昭著於金匱石室之間與天地同其壽



嗚呼美矣人主誠能招延英俊朝夕講求大小兼舉巨細靡遺措天下於久安長治之盛易易耳雖然法在方策矣所以法法者不在方策也人主得其所以法法者而通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皇清文穎卷五

皇清文頴卷六

論

太極圖論　熊賜履

上下古今一理而已一氣而已離理無從見氣離氣無從見理此主其合者言之也有理方有是氣有氣斯有是理此主其分者言之也理外無氣氣外無理不可謂理此而氣彼而特不可不謂理先而氣後亦不可不謂

理精而氣粗此又主其分而合合而分者言之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陰陽器也即氣也所以陰陽道也即理也斯固二而一一而二不可以分合言而亦不可不以分合言者也天髙地下萬物殊散何莫非此氣之充周此氣之運行而此之所為充周而不遺運行而不息者葢莫不有是理焉為之主宰往復於其間而縱横上下過續往來無不如是而初無一隙之或缺一息之或停也然則求

道者亦務明夫理而已矣自伏羲一畫洩兩間之機孔子十翼闡千古之秘斯道昭揭如日中天無何聖徂神伏異端蠭起微言大義委之草莽以董江都韓昌黎後先相望於千百餘歲之間而曾未能力窮其奥而明正其統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寧虛語哉濂溪周子神契妙解不由師授爲之建圖立說俾造物極至之理庶幾昭示於來兹其曰無極而太極也言本無是形而實有是理即易有太極之謂也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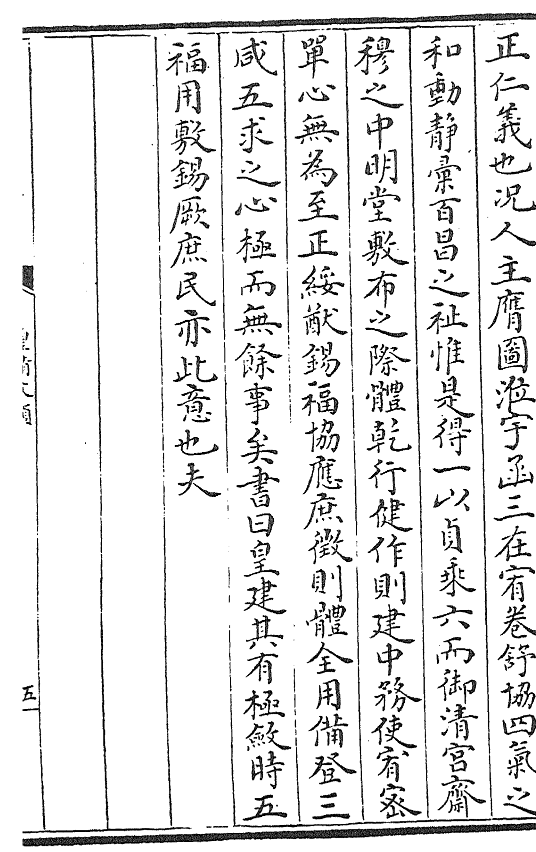
言是理之動靜成形陰陽成象猶太極之生兩儀而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一陰一陽互藏其宅也曰五氣布四時行也言是理之由一而二即由二而五猶兩儀之生四象而二老二少自成其變四方四隅各得其位也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五流行化生萬物也言是理之行生發育無際無量氣化形化形生氣生無往而非乾坤之摩盪六子之結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瀰漫而亭毒也合而言之萬物一太極也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大德敦化爲物不貳是也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小德川流生物不測是也究之萬物一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可以形跡求不可以方所拘無乎然而無乎不然無乎不然而無乎然者也則試仰觀俯察原始要終凡有形有象皆氣也二五萬物是也凡所以形所以象皆理也太極是也所以形者無形所以象者無象無形者形形無象者象象形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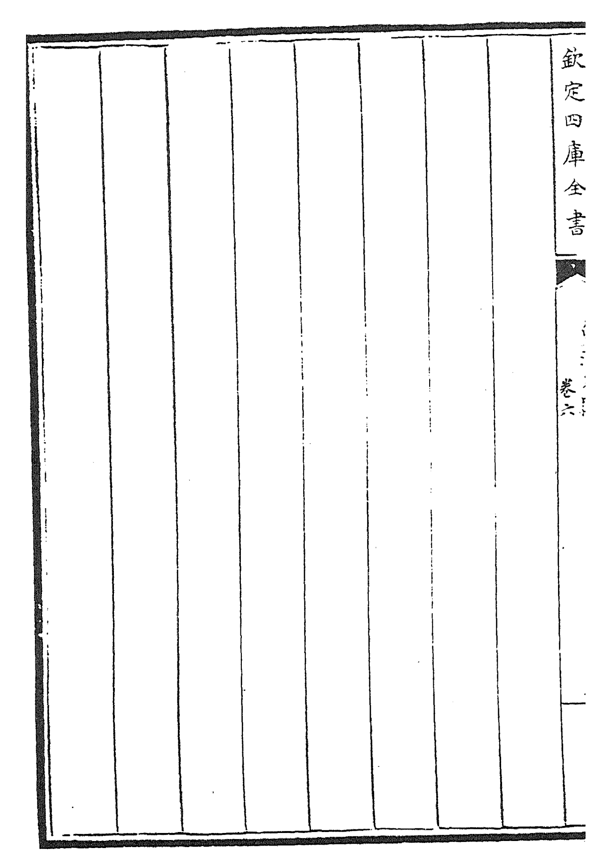
者無形而無不形象象者無象而無不象則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說也理無欠缺氣安有欠缺理無歇息氣安有歇息至微至顯即顯即微至顯至微即微即顯無精無粗亦即粗即精無鉅無細亦即細即鉅其奥其妙不可以言詮不可以意解而實則凝目舉趾觸處皆是而正非有幽遠杳渺之難為測識者也而或者疑無極之說近於二氏以為出於陳希夷穆伯長李挺之輩之所傳嘻抑誣矣盖太極乃至無而至有亦至有而

至無者也至無而至有非佛氏之所謂無至有而至無非老氏之所謂有也佛氏之所謂無非吾之所謂無老氏之所謂有非吾之所謂有也先天圖由一而二而四而八而六十四太極圖由一而二而五而萬洪範圖由一而三而九而八十一數有多寡而理無同異又何疑於周子繪圖朱子立解之指乎總而論之太極非他不過天地間極至之理而已天得之為天地得之為地人物得之為人物無有二也而就其最切於人心者言之

蓋是太極之理存之為五常之性發之為四端之情得之於心為德行之於身為道推而廣之舉而措之天下之為事業放之六合用中有體卷之寸靈體中有用時時在在焉往而非是理之包涵條貫於其中哉邵子曰道為太極心為太極朱子曰心之動靜是陰陽所以動靜是太極此體道之君子存養省察明體達用其功不可須臾之或離而周子特為諄諄致謹於君子小人修吉悖凶之戒而端有賴於聖人之主靜立極定之以中



正仁義也況人主膺圖涖宇函三在宥卷舒協四氣之和動靜彙百昌之祉惟是得一以貞乘六而御清宮齋穆之中明堂敷布之際體乾行健作則建中務使宥密單心無為至正綏猷錫福協應庶徵則體全用備登三咸五求之心極而無餘事矣書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亦此意也夫



韓愈深得春秋之旨論

張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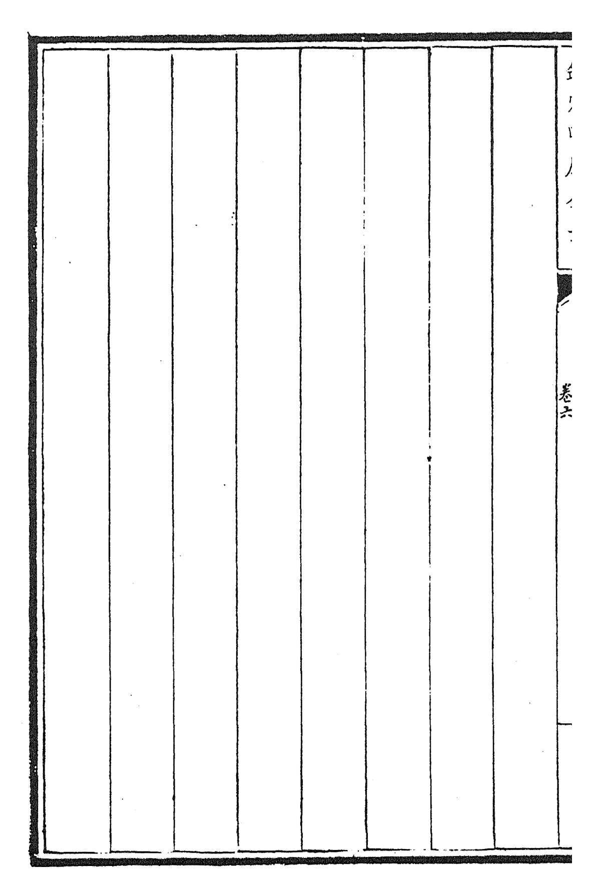
夫春秋何為而作也聖人以順天道明王事而立萬世不易之則者也聖人憫夫王道之不明禮樂政刑之失所統而天下後世將不得與聞於先王之教故明天道以治之以王者賞罰予奪進退之權一寄之於春秋而聖人憂天下後世之心益迫矣憂天下後世之心迫遂不得不力為之防深為之慮一言之褒一字之貶兢兢焉無敢失者非得已也韓子有曰春秋謹嚴程子以為

深得春秋之旨蓋以其能識聖人不得已之心矣夫春秋繼詩而作也詩之旨主於温厚和平美刺之間優柔不廹類多託物以流連之咏歌而長言之即其間不無憫時病俗之非亦且怨而不怒初未嘗指陳是非激切而襃刺之也而春秋之主於謹嚴也其於温柔敦厚之意何居不知詩之作也王者之政教明於上仁義涵濡里巷之間皆有以咏歌乎聖人之澤即邶鄘而下稱變風矣而先王之教未衰善惡猶未泯於人心故其思深

其思深故其言長若春秋之作也王者之政教不作於
上紀綱廢墜雖桓文復作號稱尊王而先王之澤已湮
善惡之機將泯故其情迫其情迫故其義不得不著此
春秋之謹嚴所由繼於温厚和平之後春秋之教一詩
教也今觀其宏綱大義之所在或抑或揚或隱或顯或
屈或伸或予或奪無不準之於天道本之於王事御之
以帝王之大經大法嗚呼何其慎也蓋春秋一書以防
天下之肆則立説不得不謹以止天下之僭則持義不

得不嚴以一言立百世之經以一事立萬事之則將以挽天命民彜於既泯使復與聞乎古先哲王之教也則是於聖人之詞益切而聖人之心益苦矣夫先王之治天下莫嚴於禮太史公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蘇子曰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春秋之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聖人之作春秋一以禮爲斷先儒之論春秋一以禮爲歸蓋將爲持世之大防而不得不出於此也非即韓子謹嚴之說哉韓子識春秋之義故其於佛老竭力而

排之其詞直其義正使異端不得進而與吾道爭也亦可謂能謹且嚴矣蓋未有聖賢生而不為世道憂者也未有為世道憂而不凜然於人心之防者也凜然於人心世道之防而出於謹且嚴也豈得已哉知此則可與讀春秋而亦可與讀韓子原道之文矣



王者以教化為大務論

張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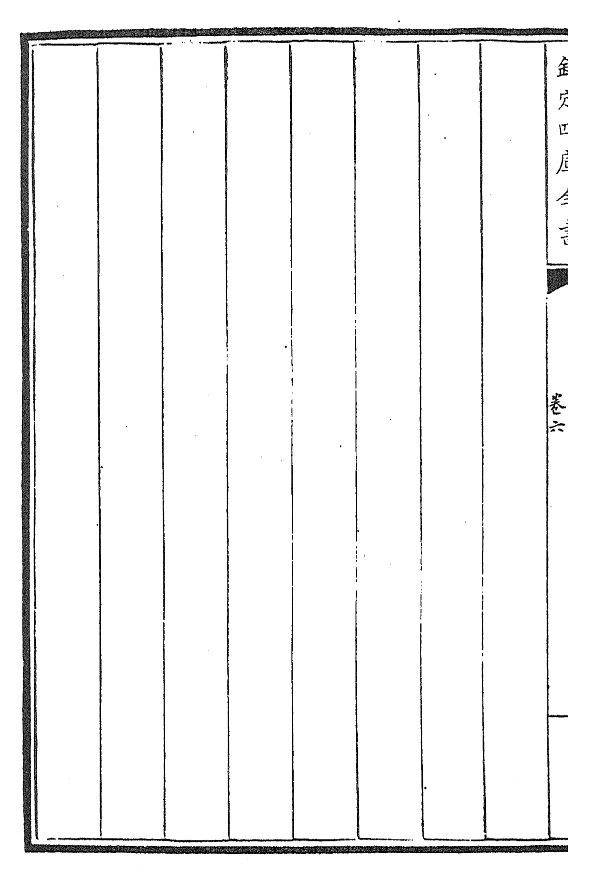
董子之言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善乎董子之言上自商周秦漢下迄三國五代唐宋以來國家所以延促之故卒未有能易其言者也人心之日流於偽如水之就下而不可止聖人以教化為隄防堯舜禹之相禪以治繼治人心淳樸未漓董子所謂繼治世者其道同也湯承夏之敝伊尹稱之曰肇修人紀夫五典之敷久矣至湯而言肇修者救夏之衰也周承

殷之敝文武成康數聖人相繼漸摩涵濡以革殷故俗書曰商俗靡靡餘風未殄又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化之若斯其難也秦人承戰國之敝無一日之教澤而加剝削焉是以再世而不振西漢之澤綿於文景東漢之治洽於明章唐之緒永於貞觀宋之祚延於真仁此數君者類皆能興起教化以丕變一世之人心風俗使子孫有所憑藉以為固當譬之天下大器也昔之人用之數百年日剝月削久而寖敝矣後之人取其器小而補

宜之大而陶鑄之稱其力之厚薄以爲所用歷年之多寡未有仍其窳敝謂可以無慮者或曰人心之日趨於輓近勢則然也雖聖人不能返之使淳是蓋未知天道矣夫秋氣之蕭瑟隆冬之沍寒斗杓一移萬物煦煦譬如人立乎文景貞觀之閒迴思嬴秦五代之世不猶樂陽春之和而幾不知栗烈之苦耶是知天道無剝而不復之理人心無往而不返之機聖人執大權於上以天地爲鴻鈞以萬物爲銅冶以喜怒賞罰爲屈伸呼吸使

天下之人訛訛焉而動蒸蒸焉而化斲華而還樸去偽而即誠風俗淳美人心敦固恥於犯法悚於為非禮義之化浹肌淪髓如治器者堅好完固而後可以貽之子孫而為百世不拔之業也且治天下之需人材人主盡知之矣天下卓立特行之士不為世俗所移百而不得一者也古人有言曰天下之人中材為多故治世之本教化為尚教化行引中人而升之於君子之域教化廢推中材而納之於小人之途故教化者推之輓之之具

也廉恥之道重而後有恬澹之士義利之辨明而後有氣節之行躁競之習除而後有難進易退之節侈靡之風革而後有守約潔己之操風行六宇蒸變萬類鼓之舞之咸去故習所由風俗美而人材出以惟上所用故曰有教化而後有人才有人才而後國有與立善乎董子之言爲不可易也



中和位育論

張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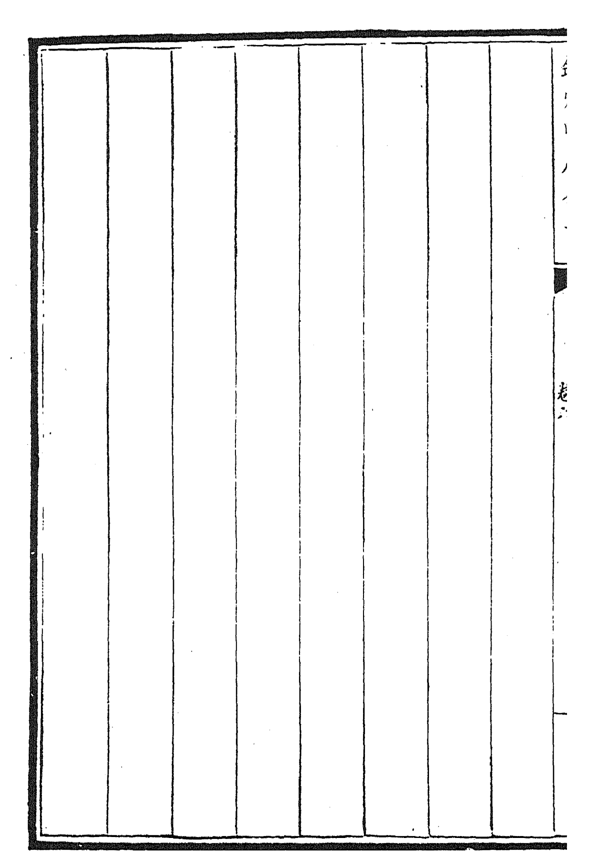
讀中庸者勿徒謂是聖賢言理之書也夫天地至廣萬物至繁日星河嶽之奠麗飛潛動植之蕃變神奇而莫可測紛紜而莫可紀極天下之聰明才智而莫能知其所以然中庸謂以一心之中和而位之育之朱子釋之以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要皆渾言其理而未嘗實指其事於是高明者將遊其心於空虛杳渺之域頑固者習聞其說又視為迂遠而

不可信以為聖賢特如是言之耳門嘗觀洪範之所謂五事以貌言視聽思而約之以肅乂哲謀聖配之以雨暘寒燠風推之於休徵咎徵極之於庶草蕃廡而後知聖賢之言有其理則必有其數理精而數亦非牾有其理則必有其事理實而事亦非虛其所以訓天下後世者該乎至大而非誇通乎至微而非不可據也夫貌言視聽思於一身備之肅乂哲謀聖於一心備之至於雨暘寒燠風皆不失其序則天地位可知矣庶草蕃廡則

萬物育可知矣聖人在上以一心運乎穆清之上辨上下以定乾坤大施生以配覆載陰陽之愆伏寒暑之失次水旱之不時皆得以裁成補救洩其太過而助其不及故日月不蝕星辰不孛山陵不崩川澤不竭清者常清寧者常寧此天地位之實事也建立法度紀綱教養生民使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長遂樽節愛養草木鳥獸取之有時用之有道使各遂其性各蕃其生此萬物育之實事也故稱堯舜之功者曰地平天成稱成湯之德

者曰鳥獸魚鱉咸若上古聖人德盛化神者皆然中庸特舉而言之耳嘗謂中庸之所謂至誠至聖必至帝王而後能極其量中庸之所謂參天地贊化育必至有天下而能顯其功盖君心即天心也萬物之託於天者有形之天萬物之託於君心者無形之天人主一念之動而萬類以為慘舒一言之發而四海以為休戚知此則知中和位育之理至近而非遠至切而非虛也如夫子居春秋之時躬備聖德而位育之功不得加於上下疑

參贊非儒者之事雖然聖人繼往訓開來學使天下後
世曉然於天經地義之大仁民愛物之理雖不能位育
一時之天地而其施益遠而其教無窮蓋六經者聖人
參贊之事也故曰堯舜之聖功在當時仲尼之聖功在
萬世



格物致知論

張英

大學一書統明新以垂訓貫本末而立言而其說始於格物則格物之說亦誠重矣蓋盈天下皆物也内而身心意外而家國天下顯而彝倫物則之際大而天地萬物之原隱而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及於一事一物莫不有其當然之理與其所以然之故如此而不能真知灼見則善惡之數未明是非之幾未決邪正之理未判危微之機未審以之明德則幾微疑似不能洞達而無遺

以之新民則設施措置不能每舉而悉當又何以本末兼貫明新一致而號為大人之學哉大學之所以托始於格物者其學甚大而非無所統會也其學甚博而不入於馳騖也其學甚精而非流於虛渺也内而身心意若何而誠而正而修外而家國天下若何而齊而治而平人倫物則若何而為恩義分合之端天地萬物若何而為位育生成之故君子小人若何而為誠僞邪正之别以及一事一物若何而為至當不易之則於此格之

使之表裏内外洞達不疑格一物而一物之知以致格衆物而全體之知以致蓋知者理之具於吾心者也而散見於物在吾心則為知在物則為理於物物而格之而後吾之知不入於昧不蔽於偏不流於虛而有覺之體全矣雖然格之者何格之以吾心之知也非吾心有知而何所恃以為格致之者何致之以在物之理也非在物能格而何所藉以為知故知與物非有二體格與致非有二事司馬温公以為格去外物是以物視物而

不知即吾心之知所寓也王文成主於知行合一是以一格而遂無餘事亦與大學之旨有歧格物致知正吾學與曲學之所以分途而辨之不容不早且慎也彼離物索知而自矜頓悟者虛無異端之學也既不求於物則外視物矣又安能不舉身心意與家國天下而俱外之也哉大學之道所以統明新貫本末於一原者格物致知之說也

太極圖論

張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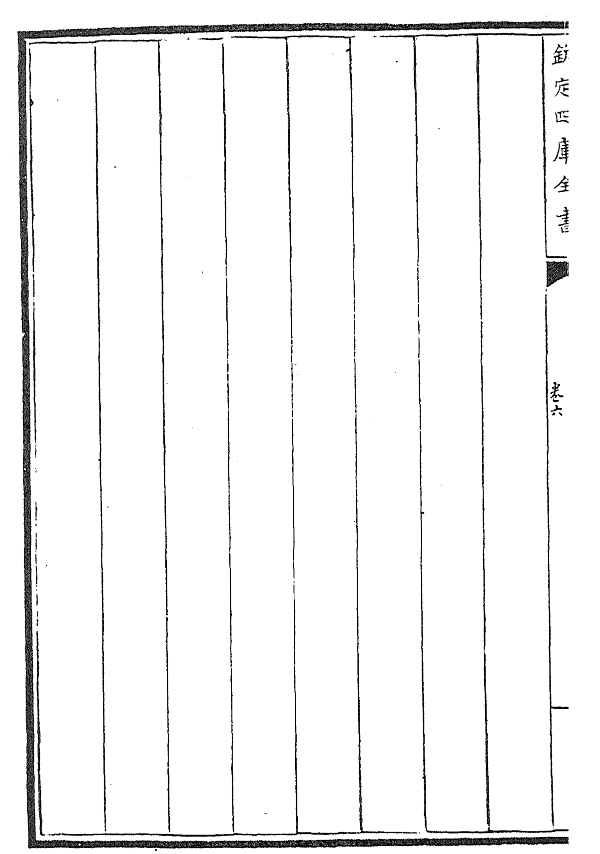
太極之說始於易易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居兩儀之先則其為生天地萬物之本無疑也至周子濂溪始建圖立說於太極之上復益之以無極而太極由此而動靜互為其根以至生五行布四時成男女化生萬物而太極之義備矣先儒往往謂無極之說易所未發而周子發之或疑其說近於空虛朱子以無形而有理之言釋之蓋謂其有也而初不滯於

形迹謂其無也而更非涉於虛渺後世紛紛之議折衷於朱子之圖解而亦可無疑矣嘗論天地之所以生陰陽之所以立五行之所以變化人物之所以畜育何以往復而不窮何以流行而不滯何以亘終古而不敝此必有為之極者是即於穆不已之原繼善成性之本乎故極中未嘗無健順之理而言仁義禮智信則分配乎五行獨比一理渾然精純而萬變生焉萬化出焉故謂之太極合而言之天地萬物共一太極一氣周流之内

天地且不能外而况於人物乎此所謂合萬殊爲一本者也分而言之一事一物各有一太極即纖細之物俄頃之閒而此理何弗周徧而不遺此所謂散一本爲萬殊者也易之所謂兩儀即圖之所謂動静陰陽也易之所謂四象八卦即圖之所謂五行人物也易言其理圖發其藴無極一言又所以善言乎太極而使人不敢以氣化之相嬗者遂謂之太極然則周子與易有岐旨乎而周子所以建圖之意何居人與萬物同涵此太極而

惟人得其秀而最靈觀於天地位則天地陰陽之極自人立之萬物育則萬物之極自人立之故一言以斷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以立人極焉吾人性中之一動一静即配乎圖之陰陽也吾人性中五常之德即配乎圖之五行也吾身之酬萬事應萬變即配乎圖之萬物也然則動静之未分五常之所不能名萬事萬變之未接而凝然中處者非即配乎圖之太極乎君子欲使吾身之太極足以配乎天地之太極而動静生

生不窮者蓋有道焉不外乎周子通書之所謂誠與圖說之所謂靜而已矣太極雖兼動靜而非靜無以立其體太極雖渾萬善而非誠無以會其原靜則常正而太極之體立矣誠則不息而太極之用周矣體立用周則天地之極與萬物之極自人立之是則周子建圖之意也豈徒言夫理而不切於人事者哉洪範五為中數而言皇建其有極五行五事莫不從之矣惟中能建極殆亦先圖而啓其義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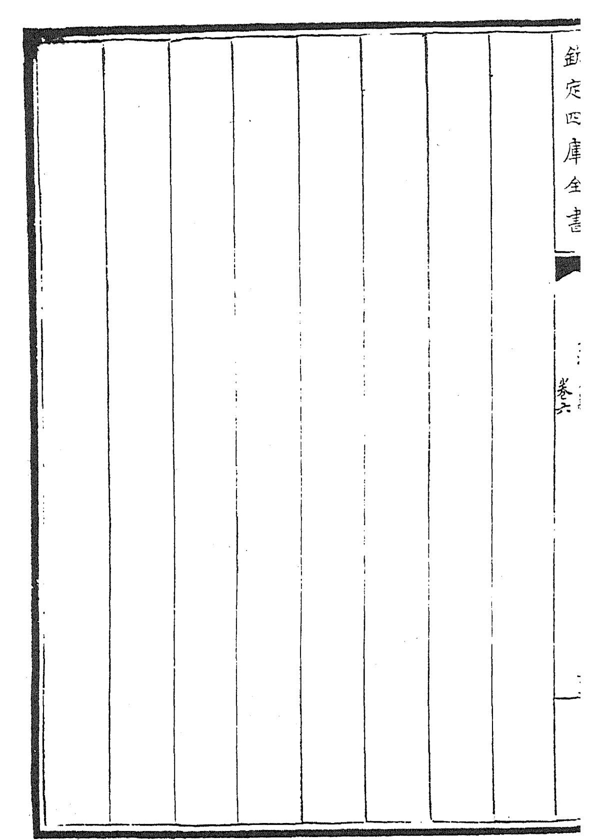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論

張英

夫子罕言命孟子亦曰君子不謂命聖賢之意蓋不欲以氣數之有定阻人進修之意啟人趨避之心孔子又嘗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其義何居夫人之處世榮辱得喪毀譽進退之數類皆有天焉不知其為天而汲汲以求之營心於患得患失之塗此小人之僥倖無足論者也知其為天而委心於因任置身於閒曠舉凡進德修業奉職循分之事皆置焉不講一切聽之於杳渺不

可知之數以自謂知命而可謂之君子哉非也夫子之意葢謂知此而後君子可為也天下之欲為君子而不能為者榮辱亂其中得失易其慮毀譽眩其視聽安危吉凶揺惑其素履由是沉静者轉而為競躁矣方直者化而為突梯矣亢激卓立者變為緘默謹愿矣以福利為必可趨以災異為必可避苟且妄營而君子於是乎不可為矣聖人告之以知命所以静其心澹其慮一其聰明奪其智巧而後其為之也純誠敦一可以歴萬變

而不渝其正入萬物而不易其識其進德也堅其修業也勤其奉職也專其循分也恪獨居而坦坦處羣而穆穆遇事而侃侃利害乘之而磊磊落落艱大投之而孜孜勉勉中無所疑外無所懾先後左右無所瞻顧郤慮凡君子所當爲之事皆得而爲之則由其知命者素也進以禮退以義孔子之所以爲孔子非徒曰得之不得曰有命云爾也士大夫之持身涉世其亦味乎斯言而已足哉



讀李文饒近倖論

張英

文饒論近倖之害舉桓靈元成為至鑒以為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漢文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卜式倪寬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内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

後代能如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文饒之意以謂人君誠能少欲英明則雖有近倖茍得骨鯁賢相輔理於外而亦可無傷於治理予竊以為不然人君既不能絶去聲色狗馬遊晏沉湎之樂則此輩連茹並進託處於肺腑隱深之地必不能安分循理埶且招權納賄藉僭威福以行其私此等之事又斷不能為骨鯁大臣所容使此輩小人明愬於人君之前短長大臣而非毁朝政則人君雖至暗必不以近

倖小臣微豎之言遽加罪於大臣則此輩之術亦淺矣惟投間抵隙窺貌伺顏或為無意之遊談或為儳偶之傳說或因一事之短而類及其餘或因一時之疏而搆成其釁人君方以為自己明察所及中外無遁情而不知已入小人之彀中而不覺矣文饒論文帝之鄧通趙談武帝之韓嫣李延年開元之姜皎崔滌無害於治理不能有加於當時之賢士大夫余以為此特舉其小人之愿者耳如申屠嘉廷辱鄧通而文帝不之問萬一此

數輩者皆狡詐姦佞之尤申屠嘉雖賢能終辱之乎江充初見被服輕靡及乎構禍既深卒成犬臺之禍天寶末年社稷傾危卒壞於近倖之手恭顯處内蕭望之以賢傅而不免於見殺人君之明果能如漢文漢武未可必也近倖小人之稍愿果能如鄧通韓嫣輩亦未可必也以稍闇之主而近尤佞之徒幾何其不顛倒邪正變易是非竊權干紀盡驅天下正人緣引姦邪不止也而謂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果通論哉文饒又謂得元成

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是謂游晏非僻無傷於理予竊以為不然人君之一心天下之權衡四海九州之明鑑也衡一差則輕重失矣鑑一翳則妍媸亂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以臨御之猶懼有所偏有所弊書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非謂此數者一事遂足以亡其國謂此端一開則縁此而進者不可禁禦不可測度不可諫救以至於敗亡必然也蓋游晏非僻者小人之門也小人

者君子之敵也小人進君子退小人親君子踈小人衆君子寡亂亡之本也乃謂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是古帝王之兢兢業業毋冒貢於非幾者皆不知樂其身而過為檢束以自苦也豈通論哉善乎蘇子之論始皇彼自謂聰明人傑視斯高輩刀鋸之餘智何足以惑我亂我而不知其禍若斯之烈也人君而知此則視此輩如鴆酒毒脯而不敢近之矣

好名論

嘗進講殿中蒙問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其時奏對大指如此退而廣為論云

陳廷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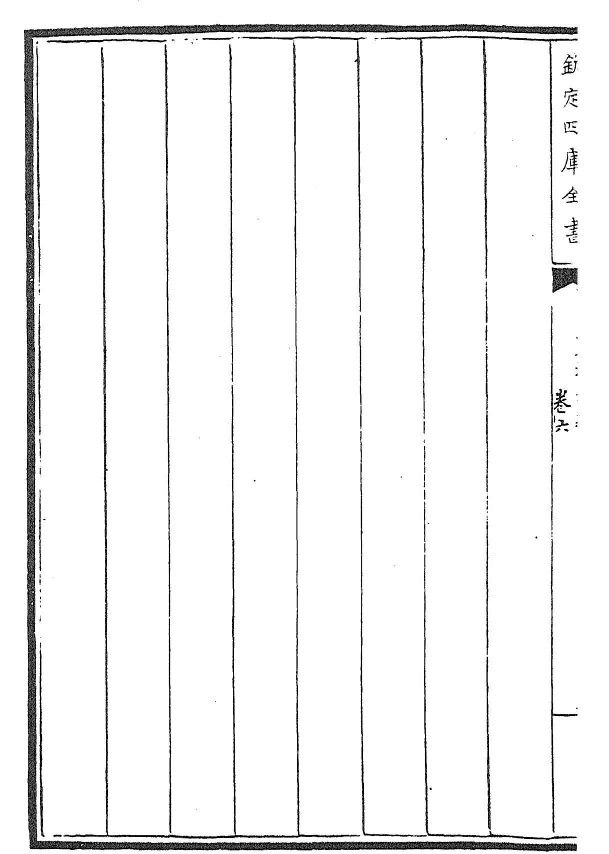
臣嘗言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衰世之論非盛世所宜有者非謂名非盛世所宜有謂好名之流弊足以為盛世之累也三代以上之帝王其名最著於世者無過堯舜禹湯文武使君人者好堯舜禹湯文武之名求堯舜禹湯文武之實而因以成其名安見名之遂不可好哉即三代以下之賢君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三君

者人主誠好其名而求其實雖或不能如三代之盛時亦可謂間世之英君誼辟也然而謂好名之流弊足以為盛世之累者何也人君之好惡不可有所偏使天下漠然不見其好惡之迹而天下之真好真惡出焉故慶賞刑威予奪黜陟一出以虛平公正之心而百官萬民胥受裁成焉是以人君如天渾渾耳穆穆耳不言而四時成化無為而品物咸亨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民日

遷善而不知為之者知識且泯而況於名乎又安見其名之可用於民者乎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若人君之所好一有所偏則其流弊不可勝言上好忠直之名則下多上書告密之事上好長厚之名則下多模稜脂韋之習上好廉介之名則下多布被脫粟之偽上好恬退之名則下多處士捷徑之巧上好真率之名則下多囚首垢面之詐上好敏給之名則下多利口便捷之姦人

主茍一不察而貪榮嗜利之徒習為小人穿窬之行探其情而逢其欲則名實之真亂矣故曰足為盛世之累者此也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傳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茍非其人簞食豆羮見扵色言好名之難信也又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自昔聖賢未有以好名為訓者故治天下亦務好其實而已矣或曰孟子不以

齊宣王好貨好色為非因遂欲引之於道名之不可好孰與貨色乎昔衛靈公問陳孔子曰丘未嘗學軍旅之事孟子參乎權孔子純乎經者也參乎權而不失乎經者後之人臣能者尠矣故以孔子之對為事君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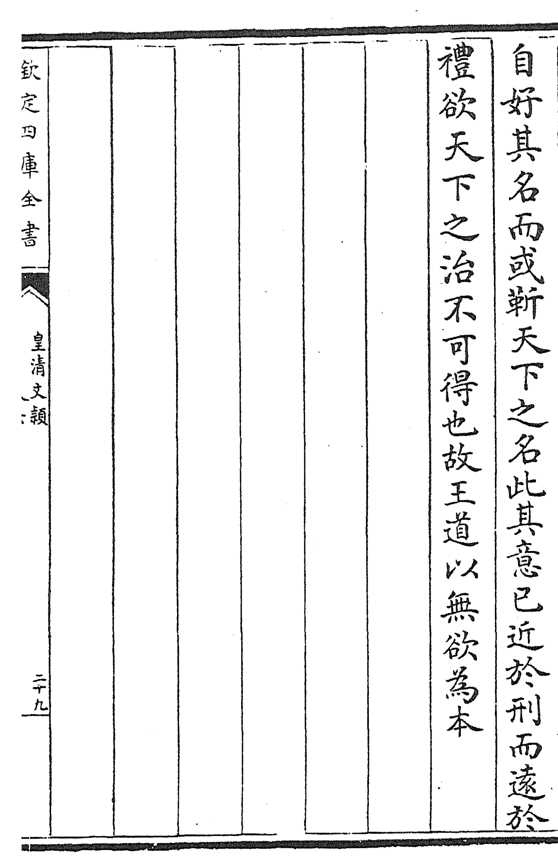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好名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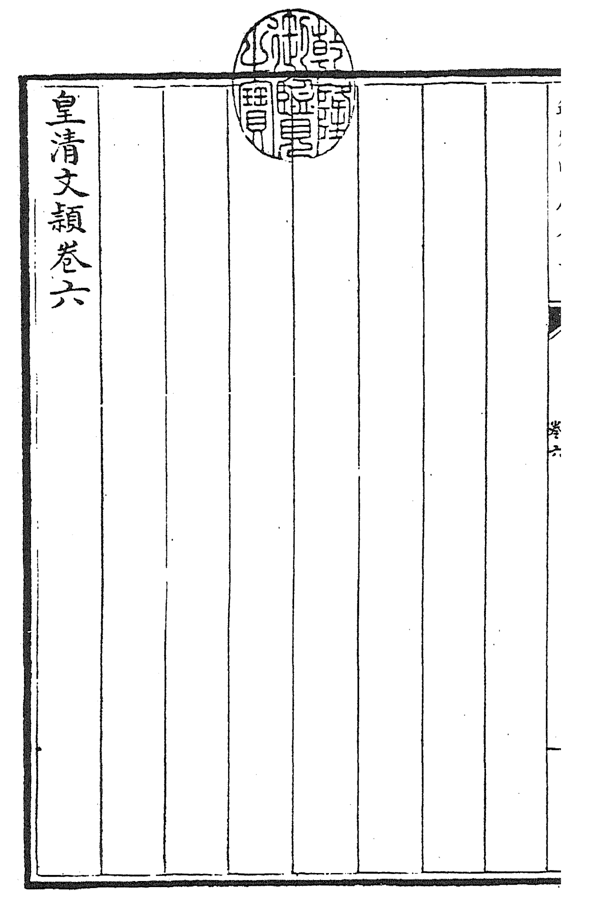
陳廷敬

人君不可有獨好其名之心不可使天下無好名之心好其實故不得獨好其名因名以責實故不得不使天下好名今夫天下善惡二端而已矣治天下使天下遷善遠惡而已矣有善無惡者人之性名爲善而喜名爲惡而惡者人之情今使天下渾渾焉不知名之可好則善不足以爲喜惡不足以爲惡喜與惡不加於其情則其爲惡也與爲善無以別而亦漸失其性故夫名者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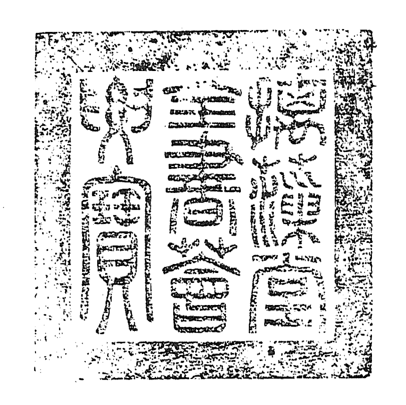
王動天下之微權也先王因民之所好而采章服物以榮之爵祿慶賞以勸之表宅錫閭以獎異之若曰使人遷善而惡自遠是以不純任刑罰而任禮教名與禮相近而遠於刑故名者所以助禮之行而操於刑之先者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天下之民日循循焉歸於吾禮教之中則刑罰可以措而不用而天下固已大治故曰名者先王動天下之微權也然其始特不可有自好其名之心自好其名則直以為名焉已耳



自好其名而或蕲天下之名此其意已近於刑而遠於禮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故王道以無欲為本



皇清文穎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垠